

筐中文字



全国大学生西语故事大赛 (优秀作品文集)

西汉双语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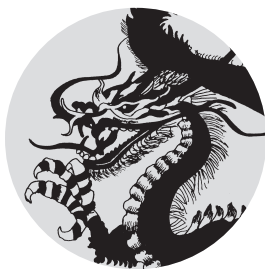


Literatura
UNAM

筐中文字



筐中文字



**全国大学生
西班牙语故事大赛**

优秀作品文集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
文化传播局 / 文学部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驻北京外国语大学墨西哥研究中心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9

封面设计：贝尔南多·雷卡米尔

版次：2019年9月第1版

故事版权所有 ©：王越、杨芊、曾乐怡、朱致辰、林宜家、李若宇、
罗明慧、罗云薇、季鑫昊、冯嘉玮。

版权所有 © 2019年，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
文化传播局 /
文学部
科约阿坎区，大学城
邮编：04510，墨西哥城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驻北京外国语大学墨西哥研究中心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19号北京外国语大学（西校区）
专家楼134室，C.P. 100089

此版本及其特征全部归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所有。未经产权所有人事先书面许可，任何内容均不得以任何形式或通过任何途径被完全或部分复制。保留所有权利。

墨西哥

一种语言连接两种文化

作为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和中国高校的交流项目之一，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文化传播局文学部在中国举办了全国大学生西班牙语故事大赛。比赛面向所有中国西班牙语专业在校本科生，他们在本次大赛中讲述了各自的故事。比赛的组织得到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校长恩里克·格劳厄教授，文化传播局负责人豪尔赫·博尔皮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彭龙校长，以及驻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墨西哥研究中心吉列尔莫·普利多主任及巴布罗·梦多萨老师的大力支持。评委会由两位中国作家和三位墨西哥作家组成：分别是刘建教授、徐蕾教授、埃尔南·拉腊教授、阿德里安·古力埃尔教授和我。最初接受邀请时，我们三位外方评委并没有预料到大赛会得到如此热烈的响应。

我们收到了大量的故事，其写作质量令人赞叹。这些故事也让我们得以了解中国年轻人在生活中对问题的反思、焦虑、憧憬和彷徨。同其他优秀文学作品一样，我们从这些故事中体会到了不同文明间感知世界的差异性，其原创性和趣味性会令读者印象深刻。与此同时，在这些作品多样的叙事结构中，不少篇目都提及了中国年轻人的奋斗与挑战，我们从他们身上似乎也能够窥见墨西哥同龄人的影子。同样，有一些故事展现出中国大学生独有的处世背景及观念：高度的荣誉感、对完美主义的追求，高考竞争的激烈，融入集体的需要，与同龄人、外国人进行人际交往所付出的努力等等。以这些主题创作出的故事或真实或虚构，篇目纷繁，读者们都可

以一一在这本书中找到。还有一些别具特色的主题如女性问题和家庭问题，后者则描绘了中国亲密而强韧的家庭纽带。比如在中国，老人们会负责照看子女的孩子。总之，文学让中国年轻人在学习和掌握西班牙语的路上保持着饱满的热情，他们带着这份热情去实现梦想，创造美好的未来。这也许就是在生命中，特别是在青年时期，该有的一份意义吧。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对大赛的圆满举办表示祝贺，我们谨以这本双语故事集向这些才华横溢的年轻人作以褒奖。

罗莎·贝尔特兰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文学部主任

西班牙语编织的中国梦

来自42所高校的162名年轻人打开了他们想象的大门，将他们所学的西班牙语语言知识付诸实践，以故事的形式展示了他们的创作世界。故事中人物和情节均源于他们各自的经历，他们鲜活的故事在全国大学生西语故事大赛中大放异彩。

拉丁美洲和中国高校首次合作举行此类比赛，由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UNAM）和北京外国语大学（BFSU）联合主办。本次比赛作为国际高校间合作的典范，展示了文学传播的活力，加强了墨中青年间的联系。本次比赛也促进了西班牙语和中文的语言研究和传播。

在中国，有超过100所大学院校开设了西班牙语专业，其中大多数院校也都开设了西班牙语硕士点，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驻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代表处组织本次比赛的初衷是为那些学习西班牙语的学生提供一个展示他们才能创造的平台。组委会希望本次比赛也能让学生展示他们在语言学习中的收获，期待他们的故事可以被西班牙语母语读者看到。

秉承这一目的，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驻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代表处成员与时任北京外国语大学西葡语学院院长进行会谈。北京外国语大学是中国西班牙语教学的顶尖学府，也是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代表处在中国的驻地。本次会谈提出以下提案：参赛学生除了需要用西班牙语完成故事外，还要附上由参赛学生本人翻译的中文版本。

为了奖励参赛学生，主办方认为，将优秀参赛作品汇编成集并出版是激励学生参与的最好办法之一。该项目最终被提交至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文学部，并得到了充分肯定。因此，主办方决定，奖励同时包括将获奖故事由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文学部进行出版。

大赛随后顺利启动，但最初并没有人了解中国大学生的参与度如何：比赛内容并不简单，参赛选手不仅需要创作一篇原创故事，同时还要使用西班牙语进行写作，这并非是一项学校布置的作业，而仅仅是依靠对写作的热爱。

随着比赛截止日期的不断临近，组委会的心情日渐紧张：当时只收到了不到二十篇参赛作品。在截止日期前一周，参赛作品不断发至组委会的邮箱。参与度大大超出预期：最终组委会共收到162篇投稿。

来自中国五湖四海的西班牙语专业大学生，摇身一变，成了故事的讲述者。一些学生受到了老师的鼓励，一些学生渴望一个能表达自我的平台，还有一些学生希望能够体验文学创作的过程。他们为自己的故事投入了数小时，数天乃至数月不等的的时间，精心打磨，积极参与到大赛中去。尽管人们都认可中国学生的能力和勤奋，但是他们的参赛文章，无论就故事本身还是写作质量而言，都带给了我们无限的惊喜。有一些作品甚至让我们觉得其作者本人的母语就是西班牙语。

组委会对作品是否符合大赛要求进行了仔细审核，并选出部分作品入围决赛，最终由评委进行打分。参赛作品总体水平十分优异，让评委难以取舍，最后共有10篇作品获奖。评委于2019年6月3日宣布比赛结果。

全国大学生西语故事大赛的获奖名单如下：

一等奖

飞机上的长梦——王越，北京城市学院

二等奖

去见莫莫——杨芊，北京外国语大学

三等奖

边界——曾乐怡，北京外国语大学

优秀奖：

万火同源——朱致辰，南京师范大学

墙——林宜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沙之子——李若宇，北京语言大学

孩子们的庇护所——罗明慧，云南师范大学

模拟治疗——罗云薇，吉林大学

望子成龙——季鑫昊，南京师范大学

自然语言处理——冯嘉玮，北京外国语大学

亲爱的读者，这本中西双语书籍就这样与您见面。我们感到十分荣幸，因为这是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首次出版

此类书籍，其作者都是年轻的大学生们。在这本书中，您将有机会阅读他们的故事，感受他们的创作世界，您将会明白为什么他们获得了评委的青睐。这些故事是用西班牙语编织成的中国梦。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形式来表达对各个高校参赛选手的认可。这些年轻人在学习西班牙语的路上所付出的努力以及他们的勤奋令人钦佩。我们鼓励他们继续追逐梦想，施展各自的创作才能。

最后，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驻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代表处全体成员向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校长恩里克·格劳厄和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彭龙致以诚挚敬意，感谢他们对国际高校间合作的大力支持。

同时，我们也向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相关机构致以谢意：感谢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副校长肯·奥雅玛，外事处副校长弗朗西斯科·特里戈和文化传播局负责人豪尔赫·博尔皮。感谢北京外国语大学闫国华副校长，西葡语学院院长刘建教授、常福良教授。

感谢评委会的作家和学者们为大赛的辛勤付出：再次感谢刘建教授以及徐蕾教授，埃尔南·拉腊教授，阿德里安·古力埃尔教授和罗莎·贝尔特兰教授。罗莎·贝尔特兰教授也是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文学部主任，她为本次大赛提供了大力支持。感谢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文学部副主任玛尔塔·桑托斯教授，她对这本双语读物倾注了宝贵心血，使这本书得以问世。感谢专业出版人士崔燕，彭歆叶和赫苏斯·门多萨，他们对这本双语读物的内容进行了专业的校对。

最后，我谨代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及我个人向组委会成员巴布罗·梦多萨，劳尔·洛佩斯·帕拉和埃德蒙多·博尔哈的工作表示高度赞赏，他们不遗余力地为中墨语言文化贡献力量，促成本次大赛的圆满成功，成为墨中当代文学交流的大帆船。

这是首次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驻外的代表处开展此类比赛，本次大赛的圆满成功也是墨中高校共同努力的里程碑，为世界各地的大学生开辟出一条精彩的文学交流之路。

读者朋友们，请您尽情欣赏吧。

吉列尔莫·普利多·冈萨雷斯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驻北京外国语大学代表处主任

飞机上的长梦

王越

飞机穿过黑压压的云层，清晨第一缕耀眼的阳光透过机窗洒在熟睡女孩的脸庞上，她揉了揉惺忪的睡眼，伴随着明丽的阳光从梦境中苏醒。

头倚窗户，女孩一直回想着梦里发生的事。

“你整天就知道待在床上玩手机，也不知道出去找份工作，家里的活儿也不干，连个碗都不愿意洗，你这辈子啊，就败在懒惰上了。”

“你有完没完，一天到晚啰啰嗦嗦的，过不下去离了好好了。”

话音未落，哐当一声，碗筷被砸落到地上，伴随着母亲的哭声。

“好啊，行，既然你这么想离，那就离好了，但是说好了，离婚以后女儿归我，我什么都可以不要，我只要女儿……”

自从父亲失业后，家里就全靠母亲一个人撑着，她疲惫不堪，白天工作拿着微薄的收入养家糊口，晚上回到家后洗衣做饭打扫卫生，还要面对失业后颓废的父亲。这样的争吵每天都发生在南茜的家里，有时候甚至她一闭上眼睛，父母的吵闹声还在耳边回响。生活无法维持，争执磨人不断，父母终于还是离了，只不过父亲动用关系拿到了女儿的抚养权。

离婚后，父亲把南茜送到了奶奶家里，而他自己却去了很远的城市谋生，几乎没再回过家，也没有人知道他过得怎么样，仿佛人间蒸发了一般。奶奶是个心狠的老太太，出生农村，重男轻女的思想很严重，一直

觉得南茜是个女孩，相当于赔钱货，打心眼儿里就不喜欢这个孙女。

有一回南茜生病了，半夜烧得厉害，刺耳的哭声吵醒了熟睡中的奶奶，奶奶非但没有带她去医院，反而对她是一顿谩骂，第二天一早便拖着眼泪汪汪的孩子去了幼儿园，最后还是幼儿园老师察觉到女孩的异常，带她去了医院，开了退烧药。

还有一次，南茜问奶奶妈妈去哪儿了，奶奶没有好脸色地告诉她说妈妈不要她了。孩子不信，哭着喊着说妈妈才不会不要我呢，你骗人，你是个坏人，奶奶被哭烦了，拿起放在床头柜上缝衣服的针就往孩子手指上扎，用力一挤，让血顺着手指流向了手腕，还威胁道：

“以后要是再哭，就是这个结果，记住了吗？”孩子被吓坏了，不敢再哭了，只能躲在房间里的小角落偷偷哽咽，偷偷想妈妈，盼望着有一天妈妈能温柔地抚摸着她的小脑袋告诉她妈妈爱她。

一个寻常的日子里，奶奶带着南茜去了一个特别漂亮的地方，里面有很多与她年龄相仿的孩子在互相追逐打闹，嬉戏玩耍。奶奶和一个陌生阿姨交谈几分钟后，便悄悄离开了。从那时起，她的生活里没有了奶奶，但是多了一个每天细心照顾她的漂亮阿姨和一群快乐玩耍的小朋友，空闲的时间还有老师给他们讲故事，教他们读书写字，一切都是那么井然有序，宁静美好。南茜是个爱学习的小姑娘，常常抱着本书聚精会神地读一下午，对外语类书籍尤为感兴趣。

弹指间，三年过去了，褪去了脸庞的稚气，女孩出落得更加亭亭玉立。像往常那样，南茜早晨七点起床、洗脸、刷牙、梳完头发后，准备去上课，打开房门，看到漂亮阿姨在房门口等她，告诉她：

—南茜，恭喜你，你的妈妈来接你回家了，你可以有更好的生活了。

她一下子愣住了，呆呆地倚在门上不知所措，心里五味杂陈。这么多年，妈妈经常出现在她的梦里，但是每当她从梦境中哭着醒来时，却连妈妈的影子都触碰不到。惊喜来得太突然，以至于很难相信眼前发生的是真实的，她难以抑制夺眶而出的泪水，在这一刻梦境变成了现实，所有的等待都是值得的。

她飞快跑向了妈妈的怀抱，似乎好久没体验过这么温暖的拥抱了，她看着妈妈，岁月摩挲了她的脸庞，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夹杂着明显可见的白发，眼角、额头也出现了丝丝皱纹。妈妈告诉她这些年来发生的所有事情：爸爸不知所踪，奶奶对她置之不理，她只能一边拼命工作，一边寻找女儿，一次偶然的机会她知道了女儿生活在这所孤儿院中，就想着一定要把她接回家给她更好的生活。功夫不负有心人，现在女儿终于回到了妈妈的身边。

南茜和妈妈、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她上了城里最好的高中，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晚上十点半到家，中间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上课、自习、参加课外活动，生活井然有序。每天早上外婆都是她的闹钟，准时准点地叫她起床，餐桌上永远摆放着煮好的粥、剥好的鸡蛋，在她吃早餐的空隙，外婆会给她梳好两股小辫子儿，外婆总是这么宠着她。

高中的生活很紧张，很疲惫，给她很大的压力，似乎一分一秒不努力，就会被同学远远甩在身后。南茜最喜欢的课是英语，这门课的成绩也总是名列前茅，这也不奇怪，她一直对学习外语有着浓厚的兴趣。从两年前开始，她就梦想考上一个好大学，选一门外语类专业，未来成为一名优秀的翻译工作者。

“叮铃铃,叮铃铃”，高考最后一场考试的铃声已打响，南茜踏着自信的步伐走进考场，教室里极其安静，仿佛一根针落地的声音都能打扰考场内的同学。大家全神贯注，奋笔疾书，充分利用两小时的时间。“叮铃铃，叮铃铃”，再一次响起了铃声，考试结束了，同时也标志着三年高中时光的结束。交完答题卷，她蹦跳着走出校园，高考终于结束了，等待她的将是美好自由的大学时光。南茜内心满怀对大学的无限憧憬，在阳光下，脸上洋溢出了灿烂的微笑。

高考结束后的那几天，她和妈妈去了好多地方旅行，从云南的丽江古城到贵州的世界第三大黄果树瀑布，从南京夫子庙到著名的杭州西湖，从上海迪士尼到厦门鼓浪屿，高中三年的压力消散于沿途的旅行和风景，留下的是快乐与亲情！

高考是高中三年一大艰巨任务，高考后的志愿填报更是不容小觑，但是在这方面她与妈妈出现了分歧，妈妈希望南茜选择离家近的大学，报考师范、医学类专业。她何尝不知道妈妈的良苦用心呢，当初和妈妈整整别离了三年多，她又何尝不想陪在妈妈的身边呢，进退两难，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白日思前想后，夜晚翻来覆去，还是决定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告诉妈妈。尽管万分不舍，妈妈还是尊重了她的选择、她的梦想。她感动于妈妈无条件的理解和支持，选择了北京一所大学的西班牙语专业。

“尊敬的旅客请注意，由杭州东开往北京南的高铁已开始检票，请乘坐本趟列车的旅客到3号口检票候车。”随着高铁站广播的播出，南茜和妈妈挥手告别，直至淹没在人群中。

这是她第一次来北京，带着对大城市的新鲜与好奇，带着求学的渴望，带着对未知的探索与期待，她来

了。大学很大，鸟儿在天空盘旋，蝉在树上鸣叫，青蛙在池水里唱歌，学校和她想象的一样美。

她喜欢这儿的课堂，热爱她所选择的西班牙语专业，每节课都聚精会神听讲并做着笔记，下完课以后直奔图书馆预习、复习，一直到管理图书馆的阿姨提醒她快要闭馆才愿意回寝室。当然，周末她也会和朋友出去小聚，逛逛商场，游览名胜古迹，空闲时间和妈妈打视频电话分享自己的趣事，生活还算舒心自在。

她是少有的将大学过成高中那般模样的学生，成绩还是像高中那样名列前茅，同时也积极参加各种志愿活动，所以当之无愧地拿了两年的一等奖学金和各种荣誉。大二伊始，专业老师告诉同学们说学校会提供少量的优秀生名额，免学费赴海外留学，当然要想达到这个条件，成绩肯定得数一数二，同时还得达到海外留学的语言水平。世界那么大，她想出去看看，更想能有语言大环境来提升自己。从那时开始，她便疯了似地更加努力，没有了周末，没有了假期，每天只有读不完的书和学不完的习。她压力真的很大，在名单公布之前，她不敢有丝毫懈怠，甚至变得不爱说话，永远泡在图书馆里，仿佛学习才是她最忠实的伙伴。

有一天，她独自走在林荫小道，忽然感觉一阵恶心晕眩，眼冒金星，紧接着便失去了意识，再醒来时发现已然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她也不知道是哪个好心人帮了她，连姓名电话都没有留下。窗外正值夕阳西下，她微笑着从医生手上接过病历本，上面赫然写着“中度抑郁症”五个大字，她怀疑自己是不是眼花了。医生说她压力太大，才导致长时间的失眠，最后身体终于熬不住倒下了。她离开医院，回到寝室，终究还是选择了一个人默默承受，就让这个秘密埋藏到底吧。

仍旧是两个月整日整夜的失眠，每个夜晚都宛若生活在炼狱，总算熬到了优秀生名单的诞生，她焦急地跑到宣传处，看到了印着自己名字的名单，长舒了一口

气，可算是等到这一天了，那一晚，是她半年以来唯一一个进入梦乡的夜晚。

在妈妈的支持下，一切进行地一帆风顺，办了签证，买了机票，准备好了所有手续，静静等待着几个月后的飞行。

“各位旅客请注意，飞机即将抵达目的地蒂华纳机场，请大家携带好自己的随身物品，避免遗漏。”倚靠在机窗上的女孩一下回过神来，一边收拾行李一边想着：怎么这么快就到了呢，刚刚那个梦里的女孩后来到底怎么样了，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呢？算了，不想了，好累呀，还是忘记这个奇怪的梦吧！

湛蓝的天空下，阳光正好，微风不燥。

“叮……”女孩的手机响了，是妈妈发来的消息：“女儿，一路平安！”

去见莫莫

杨芊

要见到莫莫我必须转两次车。坐公交时抢了个座位。现在想起来，就算扎在那人堆里，被挤扁被憋死，随车一路晃来荡去，都要比有这么个座位好。我低着头，感觉背上满扛着着批评和鄙视的目光。真像是回到了几年前。那时我隔三岔五地向李岸抱怨，说莫莫看我总眼带仇恨。李岸叫我别理她，我又没做什么错事。

“再说，每天十六个小时都祭献给学习了，谁还有精神来恨你啊。”她补充道。话音刚落，我俩便一起认命地放声大笑起来。

公交中途到站，一位老太太下了车。我悄悄跟着她看，却惊见这人径直撞向路边一群麻雀，迎面闯得鸟群炸成上百的灰色碎片。碎片一面四散，一面打着旋儿飞升，成了明亮天空下的剪影。老太太闭上眼，仰起头，喜笑颜开，几近痴傻。所以她并不生气嘛，我想。要是李岸在我身边，她也准会这么说。我们几乎从来没有过争执，彼此间也没有秘密。她甚至告诉我，要不是怕给她妈丢脸，自己压根儿就不会来上高中。谁愿意和这帮学霸一起，像虾米一样俯身书堆，刷题度日；反正她李岸对考个名牌大学提不起什么兴趣。我被这波消极论调吓得不能不，不得不像个更年期大妈管教叛逆女儿一样对她一番说教。我警告说，资格选拔考试就差两个月了，就算她发奋图强，也不见得能赶超莫莫，把她从双边项目里干掉。再说了，莫莫阴沟里翻过一次船，这次肯定拼了命也想通过选拔。三天之后，李岸终于又肯跟我讲

话了。她说我简直跟她妈一样，那女人也成天烦她，让她把莫莫搞出项目。

一通抱怨之后李岸余怒未消，却话锋一转：“你猜怎么着？我觉得你们说的很有道理。”

从那之后我们知道李岸对双边项目的事可不是闹着玩的了。她算是焊身书桌，没日没夜地学习。此外，李岸和男朋友也分手了。因为学校不准早恋，他俩之前一直辛苦地每周偷见两次。

回想起那段读书岁月我不禁微笑，轻哼起歌看着公交驶入一条宽阔明亮的大路。路旁树木擎天，如同庙宇的廊柱，一根一根飞也似地向后远去。阳光筛过树缝，像金色的葡萄酒一股股注入土地，晕开片片光斑。叶片的阴影和阳光的痕迹重叠掩映，把地面妆成一张被揉皱的棋盘。不好意思，说过火了。此景已过，再讲起来，总容易添油加醋。也许那窗景没这么光辉，但脑子想着和李岸的友谊，我的心大概已被快乐带跑，肆意美化起眼前的景象。公交再次到站时我下了车，走到附近的地铁站。一步步走下台阶，地下车站的阴影也一点点把我吞没，直到最后我完全沉入站内又湿又浊的空气。

双边项目资格考试公布成绩的那天，韩校长——或者“Hanni阿姨”，她总让我们这么叫她——在致辞时公开向我表达了感谢。她说，要不是我说服了李岸同学，让她要好好学习，她不可能入选项目，赴国外知名大学念书。我别过脸，试图遮掩湿润的眼睛。如此善意的话，而且出自我如此崇拜的人；我的内心温暖涌流。

我胡说的。其实讲到这里我已经撒了两次还是三次谎了。我也不知道自己说没说实话。我怎么可能尊敬这么一个校长；她在我们面前那么温柔，那么公正无私，然而背地里却叫女儿干掉自己的同学。我也恨透了她的感谢。她大概想不到，我对李岸的帮助比她知道的还

多。我帮了她，却伤害了别人；从此我再也没有和那人说过话，而现在我要去见她。

地铁上空位很多，我无心坐下，只是背靠厢灯站在角落，任凭那苍白却黯淡的光把我包围。几位乘客互相凑得很近，抬高嗓门试图交谈，无奈彼此谈话仍像切切私语般失落在列车的轰鸣里。据说，一个人若是脑部受伤，他经历痛苦就是这噪音放大一百倍。他的头里像有柄一次次抡起又砍下的钝器，直到他的疼痛在麻木中达到极致。这一定是真的；我亲眼看着同学摔成了脑震荡，我永远都记得她的脸扭得拧成一团。当时大家站在主席台上准备照毕业照。再过几个星期，报考双边项目的同学——也就是莫莫、两个男生，还有李岸——中能通过考试的人就不会再来学校了。那个女孩子坐在轮椅上，一只脚因为事故被截去了。她在第一排靠近主席台边缘的地方，右边是莫莫和我。我正扭头和后一排的李岸说话，突然听到一声喘不过气似的惊叫。猛一回头间眼睛还没能聚焦，我却似乎捕捉到了什么动静，模糊地一闪而过。随即我便看见截肢女生摔下了主席台，瘫在地上。

那天下午我们得知她伤势严重，要在家静养一个月。被惊吓的同学们没用一天就恢复了平静，纷纷坐回桌前啃起书来。桌上的教材和卷子摞得高高的，好像饱经风霜的城墙。两天以后大家对这件事已不再提，我却还在等，成天竖着耳朵企图抓住些蛛丝马迹证明我没有看错。毫无线索。我对同学们的漠不关心愤怒不已，但更因自己的疑惑而气恼。我一遍遍试图在脑海中重现当时所见，却发现这真像一场听力考试，你拼命地想记起一句没听清的话，那句话却随着你的每一次回忆变得越发捉摸不定，越发充满无限可能，直到最后完完全全虚化为你的想象。

截肢女生回校之后也没带来什么新信息。因为脑伤，她对当时的情景一点儿也记不起来。不过她自己也觉得奇怪：因为残疾，她向来都是很细心的呀。

我听过有人传言莫莫和截肢女生关系不好，因为这位抢了她的“全国50名优秀高中生”的荣誉。在学习上截肢女生当然没法和莫莫比，所以私下里大家觉得她能得奖，靠的就是所谓“身残志坚”。有时一想到截肢女生说自己总是小心翼翼，想到她脸上痛苦的表情，想到她不得不因伤缺课——这在高中可是严重影响学习的大忌——我确信这并非一场意外；然而当我看见莫莫在那件事之后毫无反常，一如既往和老师讨论某道数学难题可能存在的新解法，我又为自己的心思脸红：这个热爱数学的优秀学生，这个正忙着准备双边项目考试的强劲选手，怎么会去报复一个因为自己的弱势条件占了点儿便宜的可怜女孩子呢？

我不想打搅已经为资格考试忙到散架的李岸，什么也没有对她说。根据双边项目协议，四位报名选手中只有三人会被录取，而且人人尽知只要是男孩子肯定不会被拒绝，尤其是文科男。谁都明白会被淘汰的是哪个，就算是李岸对学习的态度有了奇迹般的转变。也许因为默认了这个事实，当我们听到韩校长宣布考试结果时迷惑得拿不出个像样的反应。韩校长的致辞，迎来的是冰封似的沉默。

我下了地铁，走到另一个站台换乘。列车的噪音在我的脑子里轰轰回响，令我头痛欲裂。也可能这并非车的轰鸣，而是那尖刻的悔意和无情的自责。李岸跟我说过，在人的所有情绪里面，自责是最荒唐的那个。它比仇恨还要恶毒，因为它是对自我的仇恨，是以莫须有的罪名为自己定下的折磨。然而我从来都明白，自责对我而言是多么正当的惩罚，哪怕我并非心存恶意。

难道我可以为自己辩解，说在公交车上一把抢占了座位是理所应当，尽管我看到那位老太太似乎也想找个位置坐下？难道我可以说自己毫无过错，不过因为义愤填膺，因为和李岸的友谊而对莫莫心存芥蒂，才一时冲动向截肢女生写了匿名信，告诉她有人看见莫莫一把将她推下了主席台？那是封多么言之凿凿、细节充实的信啊，尽管连它的作者都不知道自己写的是真是假！

一定很有说服力吧，我在信里写的东西。第二天截肢女生的父母到学校来，和韩校长谈了很久。下午莫莫被叫去了她的办公室。两天以后，我们得知莫莫因为严重违纪被取消了双边项目资格考试的成绩。

我本应继续乘地铁，但那噪音、那封闭的环境以及那阴郁得令人窒息的氛围令我忍无可忍。还是多耽搁半小时徒步走完剩下的距离吧。晚一点儿没关系的，微信上莫莫告诉我她一直都在家。

“不急，你有空了再过来。”

我以为地面上依旧阳光灿烂，从地铁站出来时却只见一片阴天，不禁怀疑起公交车上看到的好天气是否景由心生。时而有风拂过，轻柔得像一杯温水，若真喝下去果然会像人们所说一般包治百病。也许中国人对温水的执念也出自于对它的信仰：它既是世间唯一打不破的东西，又有着不躁热也不冰冷的态度。

我没必要紧张。尽管时不时会记起莫莫看我时眼里的怨恨，但她不可能知道是谁向截肢女生报了信。同学们也始终不知她为什么受处分，只是暗自猜测她定是干了丢脸的事，校方为了保护她——或者保护学校的名声——一直也没有透露。

有时我甚至相信这个处分和截肢女生其实毫无关系；也许莫莫因为干了别的事才被处以严重违纪。不管怎样，她对处分没有反驳，这说明她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或者说，像她这样聪明的人，当然知道就算反驳也无济于事：韩校长已经打定注意要把她从双边项目里踢

出去，就算莫莫什么也不做，她最终也会找到别的理由。

这些都是臆测了，是为了重现过去而做出的苍白的努力。那些飞快逝去的瞬间，如梦似幻，唯有在被讲述的故事中才得以保存。而讲故事，又是怎样一个满带着谜语和谬误的机制啊。

我离莫莫住的地方已经很近了。她在微信上说自己和男朋友一起租了套房子，打算明年结婚，尽管她才刚刚大学毕业。两人开了家网店，好让她能和他一同在家里上班。与我所想的不同，莫莫不会继续读硕士。她告诉我自己从来就没有喜欢过学习。正当微信聊天快结束时，莫莫突然问我为什么想见她。一瞬间我想象自己听到她平静而礼貌地问出了那个问题：你是想当面问我为什么我会被处分吧？

我告诉她：“好久没有见面了，我想和你聚一聚，聊聊各自的生活。”

我说的是实话。

“那好呀！我们给你准备些吃的。”

我看见了。就在她的公寓下面，在我抬头仰望的时候。她和一位年轻俊朗的男人坐在阳台上，一边说话，一遍剥着桔子。从他们的神情和轻轻的交谈声中可以得知，有彼此在身边他们能感到自己的完整。我明白，当莫莫说她向来都觉得学习很无聊时，她一定相信自己说了真话，因为所有过去的事情，所有别的事情，都因为那个人的存在而黯然失色；若不是因为生命中一个突如其来的转折，她也许永远不会遇见这个美丽的灵魂。

她弯下腰，俯身靠近他身下的轮椅，把卡进轮椅刹车的一角毯子拽出来。毯子盖在他的大腿和膝盖上，从毯子底端露出的只有一条小腿。莫莫直起身，在看见他的眼睛时，两人低低地、温柔地笑起来。

我进了公寓门，向楼上走去。

1

我以前一直不相信一见钟情这一回事。

是他。他悠扬的歌声和吉他曲调让正前往健身房的我驻足。

一切都在一所北京的外语大学拉开帷幕。我只是一名默默无闻的西班牙语专业大一新生，还不能全然理解阿根廷人、古巴人、智利人的语言。不论对方来自哪个西语国家，只要他们用正常语速讲话，再加上环境的嘈杂声，我的听力就会失灵，我的大脑就会开始背叛我，斥责我道：“你真无能。学了六年，会的单词都不如和尚的头发多。”尽管如此，我依然非常喜欢西班牙语。

他唱的是Ed Sheeran的《Photograph》。我只记得这首歌副歌部分的歌词，但这并不影响我欣赏它的美妙。我录下了一小段他的弹唱视频。在视频里能听到我的低声合唱扰乱着歌曲的和谐，但对此我并不遗憾——要是我没有跟着他一起唱的话，我会觉得自己仿佛置身场外，在我们共同的世界中缺席。重要的是，附和着他的歌声，我好像离他更近了一步。在三分钟内，我仅仅停下脚步，随着他的歌声低声哼唱着录下了一分钟的视频，凝视着他。没享受完整首歌，我便继续匆匆赶往健身房。

当时的天气不像现在一般寒冷。他穿着一件灰色的无印花T恤，不长不短的裤子恰好及膝，深色袜子盖住了脚踝。虽然他脚上的运动鞋已经稍有污痕了，但和整

套衣着十分搭配。他的发色棕中透金。一副能照顾好妹妹的兄长形象大大增加了我对他的好感。“如果我有一个像他一样的朋友那真是奇迹”，我想。

那是九月二十号，我第一次遇到他的日子。

2

我想先聊聊我所谓的“初恋”。对于现在的我来说，那只是好感，很幼稚但却很纯洁。“那只是小孩子不懂事的游戏罢了。你们小屁孩都学着大人玩过家家。这就是你所谓的初恋。”我百分百同意我母亲的观点。

我会跟我母亲聊到我的几乎所有“事迹”，对我来说，她像是一个我可以倾诉所有疑惑、失落、愤恨以及快乐的挚友。当然，我会对一些我认为不合适的话题有所保留，鉴于她只是位普通的家庭主妇，不可能要求她全然接受现今年轻人的观念。她常和狭隘局限的小区里的其他家庭主妇闲聊。肉价如何、工资上涨、无所谓何的管理混乱、某某丢下全家和一个婊子私奔了等等，任何事情都可能成为她们议论的话题，甚至是那些发生在她们孩子上的，毕竟那是与其他家长交谈的绝佳谈资。仿佛是个悖论：我清楚地知道，一旦我把我的经历告诉我的母亲，她就会扭头告诉别人，但是我却无法抵抗这个冲动。然而不是所有同龄人都像我一样向家长畅所欲言，要知道，大部分中国家长是比我母亲更加保守严肃的。在此有必要解释清楚“开放”的定义。毫无疑问，和西方家长相比，中国家长是保守的。比如，西方家长口袋里拿出避孕套并教导小孩如何使用是很大胆的举动。有意思的是，中国家长觉得孩子们能自学成才。我从来没有从我的众多亲戚口中听到“性”这个字，其他与之相关的词

汇也从未被涉及。尽管相对来说，我母亲比较开放，她还是极力逃避这个话题。

那时我还在念中学，十二岁的孩子分不清好感和爱。在开学的第一天，那个男孩给我留下了很特别的印象，他的微笑像是一曲能一整天都在我血液中周而复始回荡的乐章。十多岁的男孩子们都精力旺盛，他们利用闲暇的每分每秒把任何不会伤脚的玩意儿当球踢，空的塑料瓶和瓶盖是最理想的。但这种无可救药的踢“球”癖并没能让他们在任何一场决赛中显摆自己的技巧和技术。比赛结果无论好坏都丝毫不会削减他们对足球的热爱。他就同其他所有伙伴一样，把所有空闲时间都用来“训练”。或许你会觉得这种毫不懈怠的“勤奋”有点儿滑稽，不过我能肯定的是，我那时坚持观看他们所有“比赛”的癖好是十足的疯狂。此外，我还存下所有零钱来买小蛋糕，在包装上仔细地画上任何人都能涂抹的笑脸，然后塞进他的书桌抽屉里。

我是首先吐露心意的一方。为了提高我“凄凉”的成绩，我要求自己在表白之前取得年级前五名。很有意思的是，为了收获些什么，一个人能把与其目标几乎毫不相关的东西扯入，不过不是所有人都能像我一样这么积极向上。我想要证伪感情和学业是两个争夺遗产的亲戚的命题。不知如何去爱，我们这些缺乏经验的人沉醉在自己的幻想世界里，一切都只发生在自己的脑中。我们觉得对方想必会注意到自己如此的牺牲，但实际上，那些频繁的注视、双颊的绯红、无声的哭泣、疑神疑鬼和所有在脑海中、内心中混乱放映的剧情什么都不算，那些不在意我们的人永远都不会察觉到这些。多么自私，多么搞笑啊！我们在同一个地球上生活，然而每个人都打造着按不同轨迹运转的星球。尽管该做的没有完成，我们依旧期待着一个肯定的答复。

他的答复既非肯定亦非否定，因为“我们有可能成为情侣吗”并非我提出的问题，要是我这么问的话，

回答将毫无疑问会是否定的。“我喜欢你。”“谢谢。我知道。”我并不惊讶，我已经考虑过这个结果了，其他所有的可能我也都想象过了。这个回答并不残酷但是也足够让我消沉超过一年。最让我伤心的并非他隐晦的拒绝，而是后来我们关系的骤然紧张。我那时以为我们永远都不会再成为朋友了。

有些人派对狂欢以度夜。激情、欢腾、欲望、快意和疯狂四处流溢。身躯上下跃动，脑袋纵意摇动，双脚无数次摩擦地面，情绪脱离桎梏，伴随着无止境的刺耳却不被拒绝的音乐。然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夜过于凄清。色彩斑斓的霓虹灯点缀着嘈杂的城市，不过是可悲的人类欲以微薄的力量与那无尽的黑暗对抗。在不知不觉中，那黑暗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而后在最佳时刻，将我们吞噬。

因为害怕被拒绝，我们怯于迈步，但是要知道，获悉了答案我们方能解脱，尽管过程可能持久而必定痛苦。

将更多精力置于学业，分散投入在男生和无聊游戏上的精力。更加关注自己的需求，减少对那些不懂回报的人的关心。我成功地让自己的大头照登上了前十名光荣榜。现在想想，我收获的远多于失去的，也不糟。

3

校园里回荡起最优美动人的曲调——下课铃。几无空隙的人潮涌进食堂。食物满足着被疲惫榨干同时又被知识滋养的莘莘学子。三层和地下一层提供中国各地以及韩国（鉴于在我们学校有很多韩国人而且韩国菜易于烹饪）的特色菜肴，相反，一、二层的食物就没什么特色。负一层常常人山人海，甚至让人难以呼吸。今天就

如往常一样，我在负一层点了餐，上一层吃。我，一个人。

时间飞逝，说的真不错。虽然我己经年满十八，但是我仍旧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我几乎能感受到每一秒都从指间溜走，还没来得及思考，它便消逝了。

他仿佛就在那儿，坐在我第二次——大概是第一次见到他的二十天后——见到他时他在的地方。当时我不能百分百确定那是他，但是直觉告诉我他是。细框眼镜——这让我怀疑自己有没有认错人——配上恰到好处的穿衣风格似乎说明了他是个有着精致品味的好学生。

我很想走近他，但我犹豫了，既因为胆怯，也因为我们之间的距离。当我再次鼓起勇气打算上前时，一个中国女孩出现在他身旁。她因为点餐而迟到了些。幸亏犹豫了一会儿，要不我会尴尬死的！羞于承认，当时我尽力地捕捉他们交谈的内容。我想知道他是哪国人、他对什么感兴趣。收获的内容很有限，但我听出他们在用中文交流，这让我很激动。“他会讲中文！而且好像讲得还不差！”

因为我吃完饭也有一段时间了，再加上食堂挤满了焦急找座位、想速战速决赶去上一点的课（制定课表的人是怎么想到下午一点开始上课的？）的学生，我不得不恋恋不舍地离开。

留学生宿舍离食堂只有几步距离，从我的宿舍到留学生宿舍也只差几步路。坐电梯上楼时，成百上千的想法流经我的脑海。“为什么我走得这么急？”我后悔了。“我什么时候、在哪里才能再碰到他啊？”匆匆把手头的东西放在宿舍的床上，涂上口红，我又出门了。

“如果我碰到他的话那一定是命中注定的了，”好一个戏精！在这丁点大的校园内和谁都能偶遇，“我得要他的微信号。”

转弯。他出现了，正一个人走向宿舍楼。我呆住了，大脑瞬间石化，真真切切。时间像是被拉长了，远

远久于那二十秒。我没想到真的会再遇到他。我注视着他走进大楼的背影，直到他在我的视线里消失。我让一个绝佳的机会就这样在我面前溜走。“命运会让我们相见的。下次我不会忤了。”

4

我有很多朋友，但挚友寥寥无几。想想，或许我没有一个真正的好朋友。很早以前，寂寞便与我为伴。一个人的时候，我做事能更加高效，不需要考虑其他人的需求和计划。自由而自律，不过时不时寂寞入侵，尤其在看到卿卿我我的情侣们享受着拥有对方的每分每秒时。年龄越大，我们越难结交知心好友，塑料友谊占了很大比重。这些“表面朋友”是我们打趣的对象，是为了表现自己并非那么形单影只，是为了暂时麻痹思想、掩饰着我们只不过是相去甚远个体的事实罢了。在他们面前，我们宁愿保留自己的困苦、秘密和忧愁。我的那些真正称得上朋友的朋友们亦是我六年的同学。我们在少年时代——一个单纯质朴的阶段——认识，每日的相处让我们渐渐熟识。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群体语言、共同的笑点和特殊的相处模式。进入不同的大学学习将我们分散各地。

好几次我试图建立紧密的友谊。我观察着对方的动作、表情和各种细微的变化，我细心聆听、回复讨好他们的话语，想让他们在和我一起时感到舒适愉快。我以为付出和牺牲是关键，我忽视了自己的情绪，竭力取悦他们。他们都让我失望了。尽管所有人都和我说他们在和我一块时感到舒服和放松，我却觉得自己没有得到“理所应当”的“回报”，几乎所有人都只在意他们自己。以前和现在的我一直都很敏感，甚至过了火。很少

有人能关注到别人的需求，大多数人都是自私的，我却幻想着他们也至少能在某种程度上优待我。那时我想象中的友谊是神圣而致命的。

上述想法并非意味着我现在仅在自己的世界里孤芳自赏，拒不交际，只是说我已疲于在维系关系中投入过多。

我半年前才认识那个我最近常打交道的姑娘，她叫劳拉，攻读英文专业，我们在同一所大学读书，她的英文讲得非常好。她能惟妙惟肖地模仿任何语言的任何口音，我清楚地记得她如何真实还原《破产姐妹》里Sophie说的“This is super awkward”。从她instagram中的海量自拍可看出她是一个自信的女孩，但是她也十分敏感，或许是因为所有恋爱中的女孩都很敏感。她的异地恋对象在太平洋彼岸，他们在一起超过一年了，比我想象中要长久多了。纵然存在差异、矛盾和争执，他们一直都相爱着，这份爱似乎能够永恒。

劳拉父母离异，她和她的母亲住在一起。她母亲的思想极其守旧，她想至死都把女儿拴在自己身旁，因为这个和其他无厘头的原因，她极力拆散这对爱侣。与其说是女儿，劳拉更像是她未来的保险，一个像宠物一样的伴侣，甚至是一个能向其倾泻忿恨的敌人。我不想对此过多评判，更不会夸大甚至捏造别人的家丑，这些都是劳拉告诉我的。所有的家庭都有自己的问题。

尽管我母亲和我的关系相对亲密，但一旦我的父亲涉入，一切都不一样了。我不知道在他们旁边时我的感受是厌恶或是不适还是恐惧。我最不想参加的就是家庭聚会。一想到我和我的父母一起坐在餐桌旁，一股寒流就将我淹没。沉寂、冷漠、毫无表情。一言不发是最好的情况，所有的交流都会变质为责备、争吵、摔门，最终沉寂。我承认通常我是摔门的那个。之前我更加叛逆，但知道这些反抗只会导向更加激烈的争吵甚至是拳打脚踢，我宁愿把自己锁在房间四壁内，我还学会了如

何快速忘却这些不愉快。安宁的时刻也有，但是很少很少。

我们已成年，远离家乡，几乎从所有家庭矛盾中解脱。可以松一口气了。

5

“真棒呀！你要到他微信号没？”聊到有关男生的话题时，劳拉显得比我更加兴奋。

“没。我僵住了。”我失落地摇摇头。

“诶，幸亏还有机会。你还记得那个居酒屋的调酒师吗？”

我和劳拉暑假时一起去日本旅游。一次，我们在酒店附近的居酒屋吃大阪烧和生鱼片，配上水果味酒精饮料。从我们坐的地方能清楚看到吧台和厨房，一面玻璃挡住了厨房的油烟——掺杂着由鲜红渐变为殷红的烤肉散发出的诱人香味。

一位不会讲英语的服务员首先招待了我们。菜谱上有些我们不懂的地方，但交流实在过于困难。他冲我们微微一笑，伸出食指，仿佛在说：“女士们，请稍等一分钟”，便走开了。不一会儿，来了另一个带着迷人笑容的帅气小伙，这位当然会讲英语。他好像只比我们大几岁。在日本，大学生们有很多可用于兼职赚零用钱的空闲时间。问答通过关键词而非流利的句子进行，其间我们还犯了些可笑的小错误。总的来说，是一场令人愉悦的交流。

“他很可爱诶，”他离开后，我和劳拉说，“而且挺帅。”

“那你跟他说呀。”她坏笑着说。我的脸“刷”地红了。

“你疯了吗？再说，他在吧台办事儿呢，我要怎么和他说？”小伙子正在摇晃着手里的饮品。

“真没用。”

他再次前来服务我们时，劳拉在手机里打了些东西给他看。看完后，他扭过头来给我一个大大的微笑，这个微笑让人一瞬明白它是发自内心的。“谢谢。”他用英语说道。我既惊又疑。

“你跟他说了什么？我保证不杀了你。”

“没什么，就是你说过的。”

“什么！？”

“就是你觉得他很帅。”

我目瞪口呆。

我们吃得很慢，在那里呆了好一会儿。离开时，没走多远便听到身后的叮铃声，是从居酒屋大门上挂的小铃铛传来的。那个小伙子抱着一小篮糖果朝我们跑来。我害羞得甚至不敢抬头看他的眼睛。我从小篮子里飞速地拿了一块并向他道谢。我清楚地听到自己的心脏剧烈跳动宛如鼓鸣的声音，我能感受到他注视我们离开时的灼灼目光。

那是一颗柠檬味的糖。

“我当然记得，怎么会忘记！不过这次不太一样，感觉……感觉更强烈。我也不知道……”

“上啊！”她用力地将手臂搭在我的肩膀上，让我差点儿摔倒。

我在心里告诉自己：“没错，害羞成不了事。”

日子一天天过去。

我已经不再期待能再碰见他了。绝望时的惊喜往往更令人欢愉。当我吃到一半时，瞧见他在排队点餐。机不可失，我立刻朝他走去。

三米。深呼吸。两米。一阵意想不到的平静轻抚着原本躁动的内心。一米。我伸出手打算跟他打招呼，但听见有人叫他，他便转向另一侧。他们用我听不懂的语言交流着。我把抬起的手缩到头发边假装要捋一捋。他们的交流很短暂，“入侵者”走后，我又一次鼓起勇气。

“你好。”我用中文说道。因为我们离得很近而且我牢牢地盯着他的双眼，他不可能不知道我在和他讲话。

“你好。”他稍显诧异地回答道。

“我很想认识你。能告诉我你的微信号吗？”声音没有颤抖，眼神没有逃离。如此决心！

“当然。”他从不松不紧的裤子口袋里拿出手机，敲击一番后，他打开了二维码的页面。当我扫描他的二维码时，他向胖墩墩的食堂大妈说道：

“糖醋里脊、两个煎鸡蛋、蒜蓉菜心。”

“好了。”

“你在这里吃吗？”他取过递向他的餐盘。

“对。”

“那好，我跟着你。”跟着我到我的座位。我本来只打算加他微信，没想到他会提议我们一块儿吃。认识他比我想象中容易多了。

他坐在我对面。他的双眼是浅棕的，镜框的颜色较之更深。镜片似乎阻碍了眼睫毛的律动，它们太长了。他右耳戴着小耳环，左耳则别了个别针，与众不同。三支金属戒指点缀着他修长笔直的手指，大概是在手工艺

品集会上买来的。目光又被他右手腕下方的俄文刺青吸引。

他熟练地用着筷子，这让我很惊讶。他告诉我有时他会和家里人去日本料理店用餐，所以他已经用过好多次了。他语速稍慢，讲话偶尔停顿，不过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他的中文已经讲得相当不错了。如果他有什么没听懂的就会问我，或是疑惑地看着我。

当我们从食堂离开时，他替我开门，而我认识的男生都不会这样做，我觉得他们从未考虑过这样做是否有必要。这个小小的举动展现了他的礼节。“他是个绅士”，当时我想。道谢、微笑，我真心感受到了难以言述的快乐。

落叶随风飞舞，一切都是金灿灿的，呢喃着秋的丰收。

7

我们宿舍住着六个女孩，来自中国东部从北到南的不同省份。中国幅员辽阔，各地人都有大大小小的差异。很多省份有当地的方言，大部分都和普通话很相似，只在音调和用法上稍有变动。但从我老家广东的方言中，你几乎找不到普通话的痕迹。至于饮食，广东人吃得很清淡，少油少盐，什么都少。相反的，很多其他省份——尤其是湖南、湖北、四川、重庆等——的饭菜口味重多了，辣是必不可少的元素。我还能列举出许多其他的地方差异，但光这些就足够理解在国内存在着许多文化差异。出乎我的意料，我们六个并没有什么分歧，她们对我都十分友善。

我们有一个微信群，以分享笑话、图片、搞笑视频，偶尔也会涉及到一些无聊的话题，比如说，公共课报名的截止日期。

夜聊常常在十一点半前结束，不是因为我们想要健康生活，而是因为我们不想在第二天早八点的课上浑水摸鱼。

那天晚上我没有和女孩们聊天，近两个小时我一直在用手机发消息、等他给我的回复。我向他介绍了中国年轻人的相处方式以及其他许多东西，话题仿佛聊都聊不完。我鼓起勇气问他第二天放学后有没有空，我们可以去尝尝特色菜。“当然，非常好。我们什么时候见？”他回复。我惊叫了一声。

“咋了？”宿舍的一个女生好奇地问我。

“他答应我明天一块儿在校外吃饭了！”

“我的天呀！”

8

一整天的课慢得折磨人，令人完全无法集中注意力。终于放学了，我赶回宿舍精心打扮起来。遮瑕霜、粉底、眼影、眼线、睫毛膏、腮红、口红。我换了一身衣服，穿上一条近乎及膝的海军蓝连衣裙，搭上一件毛外套。烫发、定型，戴上一顶颜色和裙子相配的贝雷帽。我在老旧的镜子前从上到下地打量了自己一番，一切完美。我离开了宿舍。

坐在我们约定见面的长椅上，寒风侵袭着无所掩护的双腿，裙子是个糟糕的选择，但美丽是有它的代价的。约定的时间到了，他没有出现。一个极糟的预感闪过脑海。如果他对此没有一个合理的理由的话，他在我心中的完美形象将会破灭。焦虑随着分秒的流逝而积

38

累。学生们成群结队、谈笑风生地离开校园，去体验异样的生活。为了表现得不那么紧张，我低下头查看手机信息。

“嗨！抱歉。老师课后给我指派了些任务，我刚才完成。”他张开双臂向我走来，像在等着一个作为问候的拥抱。

“嘿！没关系。我们走吧！”我有点惊讶。中国人碰面时通常不会拥抱，我们只在口头上打招呼。此外，对我们来说，异性间的拥抱往往包含深意。但是，当时我不知如何是好，脑袋一片空白，便抱了上去。尽管那是一个很短暂的拥抱，但感觉像是阳光穿透我的皮肉射入内心，暖暖的。

过地铁安检时，检查员小姐姐好奇地上下打量着他。他吸引了很多目光，高挑的身材和浅色头发让他特别显眼。

在餐厅，他等我先坐下自己才坐下。在中国，大伙儿一起吃饭时我们会点好几个菜一起吃，我以为他已经对此有所了解。在知道他除了辣外没有忌口，我便点了牛肉和青菜。他仔细地研究着菜单，最后只点了一份海鲜炒饭。晚餐在两个文化间展开。他只吃他点的，牛肉和青菜一口也没尝。一开始我没有意识到他可能是不了解这边的餐桌文化，还以为他不喜欢。

我向他介绍了我们这边共餐的习惯，他则向我介绍了他们的分餐制。我们还聊到刻板印象：一说到俄国人，一个眼透死亡锋芒，头戴贝雷帽、身着将军皮革衣，右手一瓶伏特加、左手一支雪茄烟的大块头男人便映入脑海。他对自己和同胞们如此消极的形象感到遗憾。相反的，不是所有中国人都头戴草帽、肩搭毛巾、裤脚上卷。

餐后，他主动去付账。我和男性朋友们出门玩时，都是AA制结账。后来我得知，根据西方文化，男生通

常在第一次约会时请客。他回头朝我眨眨眼，我像被闪电击中一般，一股电流窜经全身。

“小鹿乱撞”真是一个精准的描述。

9

满洲里是，中国、俄罗斯和内蒙古三国交界的边境城市，在那儿，每时每刻都有满载货物的货车和轿车来来往往。望向中国，一座插着中国国旗的乳白色巨门宣告着中华民族的坚定、伟大、果敢和刚强。我对东正教所知甚少，因此对其建筑最好不予评价。差异在冲突中共存。一切靠的那么近，却又同时相距甚远。

“俄罗斯的天气通常很糟，我想因此人们总是郁郁寡欢、一脸严肃。”炫目阳光下，坐在足球场的人工草坪上，我们享受着短暂的课间休息。

“但是你们那儿没有雾霾。北京的雾霾简直是个灾难。有天我望向窗外还以为自己得了白内障。我老家深圳的空气就好多了。”

“这也确实。我的许多交换生同学宁愿去中国的其他城市。”

“这里太干了，不下雪。我很想看看白雪覆盖万物的景象，还能打雪仗、堆雪人。”因为我在亚热带地区的城市出生、长大，我从来没有看过雪。

“在俄罗斯的一些村子里，冬天下的雪能到我的腰。下雪也没有这么美好，尤其当雪化的时候。”

“但是我没见过雪。诶，好想回深圳啊！你想假期去深圳玩玩吗？”

“……”

“需要我帮你拿书包吗？它看起来很沉。”

“好呀，谢谢！你真棒。”我的朋友们从未主动提议帮我拿包。我既高兴又感激。

“你知道吗，在俄罗斯，我问我一个女性朋友这个问题，她骂我说我不尊重她，她可以自己背，不需要别人的帮助，尤其是男人的。”

我从没想过帮女孩子拿重物是一种对她们能力的否认，甚至是一种侵犯，相反的，我觉得这是一种很绅士的行为，因为这是替人着想的表现，而且很少男生会这样做。至于女权主义，两方也存在巨大差异：很多中国女生希望有更多权利、更少义务。在某种程度上或许是因为我们在许多方面上都已经自力更生了。

“我发现你们很在意吃这件事。”有天在一家餐厅里他跟我说。

“或许是因为直到几十年前中国人一直都在饿肚子。吃好已经成了小康生活的指标。”

“而且你们在出门吃饭上花不少钱。我们不常约去餐厅，所有人都在家里吃完饭后带上酒去约定的地方，我们甚至不在酒吧里点酒，太贵了。”

“讲实话，我们没有什么有趣的活动。女生们通常约去逛街、吃饭。男生们则一起去打篮球、踢足球，之后去吃烤串。”

“如果我不多做些运动，我肯定会胖。这里的饭菜都很好吃但是很油腻。”我不认为我们所有的饭菜都很油腻，有一些是，但还有很多十分清淡健康。我没有尝过俄罗斯菜，也不太想尝。

“我需要一些甜的来配这杯奶茶。”来中国后，他喝奶茶——风靡中国的饮料。下午和晚上，行走在大街上你可以看到近半数人手里都握着一杯。这种饮料仍未传到俄罗斯——因为成瘾。

“要不试试鸡蛋仔？”鸡蛋仔是一种香港小吃。在中国的一些大城市，你能品尝到各地美食。

“听起来不错。我喜欢吃饭后甜品，我看你们倒没有这种习惯。”

“你这样把筷子插在米饭里不太好，像在烧香，是种很不恭的行为。”

“抱歉，”他重新摆好筷子，“在俄罗斯，吃饭时把胳膊肘架在桌子上也是一种不好的行为。”

当时我正用手架着下巴，听到他的话，我便立马让手臂垂放在身旁两侧。

10

在他的陪伴下，时间飞逝。所有那些和他一起做的事与自己一个人做的感觉完全不同，我发现了之前没有注意到的有趣的、特别的东西。我们分享共同点、讨论差异。我更爱讲话、更开心、更外向了。我们的友谊日益深厚，我却不知道界限在哪、我是否想要跳出朋友区、我什么时候能够这样做。

向他表白心意的想法扰乱着我的思绪。犹豫、欲望和不安。我讨厌这种百味杂陈的感觉。

“我只在这里待一年，明年夏天我就要回俄罗斯了。”那又如何？他说他很喜欢中国，如果在这里找到工作，他会留下。

“我觉得友谊比爱情更加美好。当两个人成了情侣，他们会从对方身上期待更多，然后就会发生矛盾和争吵。”纯粹的逃避承诺的借口。据说，男生们不到一定年龄是不会选择稳定的关系的，西方的男生更是如此。

42

“我和前女友刚分手不久，因为我们觉得异地恋太难了，最好放一放。”放一放！这用来形容关系多新潮啊！

“你知道自由恋爱吗？这在中国不流行吗？我之前经历过一段。”如果一个人真情实感地喜欢另一个人，那他或她怎么可能维持一种这样的关系？

陷入爱河只是一种冲动、一场梦、一个臆想，它是对心脏的强烈冲击，同时它又甜蜜了生活。它是一种化学反应，总有一天会停止。有时它得以持续，这才变成了真正的爱。真爱是另一回事，它远超单纯的多巴胺的作用。炽烈的激情消散了，但是在内心深处却埋下了别的什么。

11

想象和美好愿景是一回事，事实又是另一回事。

边界原来不只在国家间存在。

万火同源

朱致辰

他们约好第一次见面的那天，德尔加多早上五点半就起床来准备这场貌似十分遥远的约会。它看起来如此的不真实，以至于德尔加多并不确定事情是否会像说好的那样进展。前日漫长的夜里，他深深地沉浸在自己的梦乡之中，无数次地前往那些遥远的时空，流连于那幻想的记忆。所以当他在床上睁开眼睛的时候，脑中依旧缠绕着些许奇异之感挥之不去，让他难以认清目前所处的境况。这种与眼前世界所形成的认知矛盾，让他一时半会儿难以转变角色并且很费力地从记忆中一点点抽取罗列出这天的日程事项。但在早晨的这个时刻一切又是如此的真实，从阳台上远眺，火山的轮廓是如此的清晰，环绕其间的云朵多么的松软、绵柔，一如一幅写实的画作，镶嵌在眼前。还可以真切地感受到那沁进皮肤、直抵胸腔的闷热天气，仿佛在血管里流动。一阵凉爽的微风袭来，撩动了窗帘，也把他残存在梦境的部分意识带回到现实。该死的酒精，他想，总是把我引入歧路，绕过很多圈子才能回去。他缓了一会儿，直到那些胡乱的思绪自发地消散掉，在脑海中只剩下一点儿模糊的印象，似乎是关于一张便条，隐约记得上面写着什么重要的事情。

于是他找了找自己的拖鞋，不情愿地从床上起身。桌上展开的笔记本里夹着一张小纸条，上面只有一句话：“下午三点会到家里来。”信息十分简洁明了。他打开手机，查看了一番近几日的聊天信息，并没有找到任何提及这场约会的内容。他甚至都不记得是什么时候

以及如何写下的这几个字。又或许他是故意忘了这件事，然后写这么一条备忘录来日后提醒自己，这样就可以逃避掉在这期间一直想着它、为它所纷扰的折磨。这种情况对他来说有如家常便饭，但并不能说是一种胆怯或懦弱。生活中总有一些我们不喜欢做的事情，比如一场即将到来但我们毫无准备的考试，一场满是陌生人且令人厌恶的聚会，又或者一份我们疲于维持但又不得不应付的友谊。这些情况对人们来说并不罕见，而对于他这样一个完全不善社交的人来说便更是这样。然而这场未知的约会并不使他烦扰，因为他只需要在自己的房间里等着别人来找他。“完美”，他自言自语道。天性使然，他是那种比起出门玩乐更偏爱坐在电脑前的人，更不用说现在外面烈日炎炎，难耐的酷暑堪比火山岩浆的热浪。而且这场等待看起来是这个慵懒的周日他唯一需要做的事，难得能够享受一下略显奢侈的空闲时光。轻柔的微风从窗外的庭院里带来番石榴的馥郁芬芳，嗅探着这股飘香让他感到些许的振奋，竟然开始感到好奇，想要知道今天到底谁，或者说什么，会来找他。

于是他拿起手边的书，翻到前天看到的地方，漫不经心地翻阅起来。可是他无法克制住内心的不安，或许是好奇心作祟，或许是出于对未知的惶恐，总是感觉到来自身体某个角落里的刺痛感。尽管他与人来往并不多，但总会被别人的生活所吸引，喜欢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然后将这些观察与想象结合起来创作自己独特的nivola小说。可是眼下他手头并没有任何可以作为参考的信息，也无法做出任何相关的推断。只有深入研究过人以后，才能塑造人物。所以如今他所能做的，也仅限于去设想一下他们可能会开展的谈话。首先应该怎样向他打招呼？会谈及到什么话题？哪些问题可以调节聊天氛围？……想着这些，他静静地坐在书桌前，完全不去理会手里翻开的书，也忽略了时间的流逝，一如始终矗立在那里的火山，如此的平和、静谧，从来没有挪动

过一毫米。而现在唯一可以打断他悠长思绪的只有这门铃声。他颤抖了一下。在静坐等待与前去应门之间犹豫了几秒钟之后，他决心从椅子上起身，准备下到一楼。但是那铃声并没有想象中持续的那么长，至少没有长到他足以从自己的房间里出来。他的邻居回应了门铃。并不是来找他的。他们这栋楼里的隔音效果十分差，以至于经常不知道声音到底是从哪家发出来的。

几阵聊天的声音。

是他邻居周末经常团聚的朋友，他立马意识到了这一点，吁了一口气。

继续等待着。

他看了看表。三点二十。距离约定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分钟。

又过了五分钟。他又浏览了一下手机。没有任何消息。当然不会有什么，因为在他与那些为数不多的朋友的联系之中没有任何这次约会存在的迹象。这个举动仅仅只是迷茫之中的些许自我安慰罢了。

于是他又重新看起了书。但内心的不安与紧张迟迟无法退去，以至于他根本不知道这一会儿所翻过的三十多页在讲些什么。读过很多侦探小说的他愈发感到不对劲，不敢掉以轻心，随之萌生出一丝疑虑。他开始从头到尾怀疑整件事情，因为这张便条太过蹊跷，带给他一种不祥的预感。他无法确切地知道这张纸的来源，甚至都不确定是否真是他自己写的，因为那上面的字迹是如此的寻常、普遍，好像每个人都写的出来。可能并不是他亲笔所写。可能是别人留给他的一条信息，或者是暗示。甚至可能是一封警告。或许是厌烦于无聊的等待，或许是被爱白日幻想的天性所驱使，他的脑中涌入无限的猜想。首先想到的，是让他逃跑的警告。可是谁会有兴趣去追捕他呢？会是警察吗？有可能。因为之前他和警察没有过任何的牵扯，所以按照概率来说的话，很可能警察终于要找上他了。这么思考着，他愈发地确信这

种想法，因为他记起在最近五年里他从网上免费下载了无数的盗版电影来省去前往电影院的娱乐消费。那些网站，或者被检测到，或者被举报，一个接一个地关闭，而如今也要查到他的头上了，因为他所下载的资源积累到了足以定罪的数量。侵犯版权构成，或者应该构成，严重的犯罪，对于这一点，身为作家的他还是很清楚的，尽管他并没有出版过什么有名的作品，足以让别人有机会去盗窃他的著作权。会监禁多少年呢？甚至是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有可能！此时一阵冷颤如电流般袭击他的身体，促使他赶紧打开电脑，查询地图，搜索逃身之所。“我能去哪里？可以向谁求助？美国？不，我又不是政治犯。墨西哥确实收留过一些流亡者，但不会这么容易。最好是个偏远的地方，世界尽头没人能找到的角落。”正当他要开始规划逃亡路线的时候，隔壁爆发出了一阵欢笑声，邻居们火热的聊天声音把他拉回了现实，并让他认识到自己的想法是多么的荒唐可笑。过于虚幻而戏剧，他想着。那些奇幻的阅读确实在某种意义上“毒害”了他。

他又拿起那张便条，仔细查看一番。又或者是一个邀请？这样的想法在脑海中浮现。邀请他去干什么？派对？如果是这样的话几分钟前邻居早就来敲他的门了。邀请他去参加一个会议？但是他一直独立写作，并没有加入任何组织。又或者是某个秘密结社的集会？邀请他一起策划阴谋来针对……打住打住，作为电视剧情节确实足够优秀，不过并没有人来请他写剧本，尽管他渴望这么做，只是缺少时机罢了……对！可能是提供的一份工作！这时他想起曾经向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发送过自己的简历应聘数学教授，而这很有可能就是他们的回复。但是这种情况一般不都是会通过邮件来答复吗？此外，这样的结果也未免显得太过无聊，使他之前那些大胆的幻想全都一一破灭。最好是一份间谍的工作，或者是寻宝的任务。冒险电影不都是这种套路么？寻找主

角，帮他唤醒特殊的能力，然后作为天选之子去拯救世界……这样的话他或许就可以去经历一番只有在小说或者荧幕上才能看到的激动人心的冒险……

突然一阵刺耳的声音使他恢复了理智，并且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在故事里，也不是任何小说的主角。他从幻想世界中回过神来，看到钟表指针指向五点。再一次响起了那令人振奋的声音。是门铃声。什么人，或者什么东西，在叫门。他踌躇了几秒钟，直到铃声第三次响起，他终于可以确认是他自己的门铃在响，而不是邻居的。终于可以揭开这个谜底了，他这么想着，略显匆忙地站起身，去打开了门。

在他面前站着一位高大魁梧的男性，身上充盈着强悍而不可战胜的气场，能让任何接近的人都感觉到一种骇人的压迫。一个完全陌生并且身材体型与他截然相反的人。在德尔加多反应过来之前，那位访客先开口了。

“吉列尔莫·德尔加多先生？下午好。我是阿尔弗雷德·德尔加多。我给您留了个字条说今天下午三点钟会面。”

“但是现在都已经五点了。你们那儿的夏令时拨快两个小时？”

“对于我而言，现在是三点。”

“但是您什么时候给我留的字条？我根本不记得这回事儿。”

“我通过我，也就是说，通过您，给您留的。而您知道这件事是因为我知道这件事。”

“那么您如此神秘地来是要干什么？”

“为了避难。我是一名间谍，为苏联政府工作。但当我在窃取加布里埃尔·德尔加多最新一部小说的手稿时被发现，暴露了身份。这位诺贝尔数学奖得主，如今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未来文学的博士。”

“难道您不知道诺贝尔奖没有数学奖吗？”

“情况现在十分紧急。海因里希·德尔加多探长追着我到了这里。我估计要不了十分钟就能找到我们。求求您，帮助我。”

“可是我和所有的这些有什么关系？”

“我需要知道那部小说的内容，但是我没能拿到它。于是我来向您请求帮助，特别是向您的头脑，您的梦。”

“可是那里有什么？”

“关于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的指示。”

“那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

“首先，要离开这个已经十分危险的地方。”

“去哪里？”

“过来。”

他把德尔加多带下楼梯，来到街上。他骑上一匹无头马，然后让德尔加多也骑上为他准备好的他的那匹。这马的皮毛是如此洁白、清澈，光滑得犹如史前巨蛋，并且在那截断的脖颈处冒着蓝色的火焰。这样奇怪的生物并没有使他感到害怕，反倒显得格外美丽，因为正是他一直想要在神话里塑造的形象。

“我的同伴们使您想起了什么吗？”

“是的，一个梦。”

“哪个？”

“上周的那个。”

“您还记得您梦到了哪里吗？”

“黄金国。”

“很好。综合目前所获取到的所有信息，我们应该前往黄金国，去把夸乌特莫克·德尔加多酋长从弗朗西斯科·德尔加多将军的入侵中救出来，就是那个第二共和国的篡权者。现在，我需要您回想起从农牧神的迷宫森林里安全脱身的方法，我们必须得穿越这片区域，还有驯服伊西瓦朗克双塔幽魂的技巧，因为要获取胜利的话，这将是一支不可或缺的军队。”

德尔加多没有做出任何回答，只是紧握缰绳，安静地坐在马背上，就好像真的在回想着刚刚的那些话语。在启程之前，这位访客转过头来，强挤出微笑说：

“您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整个世界都围绕着您这个轴心，因为您的想象是收藏了无数宇宙的图书馆，而在其中，当然也有我们的生命。”

墙

林宜家

这似乎是仙人掌国又一个普通的下午。赤日炎炎，炙烤大地。就连活泼好动的小麻雀也只是呆立在树枝上，懒洋洋地梳理着自己漂亮的红色羽毛。在这样炎热的烘烤下，谁都没有力气工作或歌唱了。

如往常一样，写完学校的作业后，小胡安练习翻越院子里的栅栏。他一次又一次地练着，一分钟都不肯停歇。只见他向后退了几步，猛地迈开步子助跑。跑到栅栏前，他奋力起跳，小手抓住了栅栏顶端的装饰物。他手脚并用，不一会儿就攀爬到了顶上，再轻盈一跃，正好落在了院外的草坪上。

“要是世界上所有的墙都这么容易翻越就好啦……”，这位小朋友默默想着。他脸上胜利的笑容中似有些许悲伤。

“嘿，小胡安！你好吗？我今天给你带来一个包裹，上面还盖着老鹰的邮戳呢。”从街道远远的那一头，和蔼的邮差塞巴斯蒂安向胡安走来，边走边向他宣布这个好消息。

“下午好啊，塞叔叔。谢谢您。”小朋友说着，拥抱了这位邮差先生并接过了邮件。

“应该是爸爸妈妈又给你寄小礼物了吧？”

“我猜是吧”，小胡安叹了口气，“希望下回他们能给我寄一张自己的照片过来。我都快忘了他们的脸长什么样了。”

好心的邮差轻轻摸了摸小朋友的脑袋，安慰道：

“没准哪天那可恶的‘墙’就倒了，你们一家人便又能团聚了。谁知道呢，你可别放弃希望啊。你现在才七岁，人生可比你想的要长得多。好啦，继续翻你的‘墙’吧，我走喽。”

和邮差叔叔道了别，小胡安穿过院子进了家门。这位小朋友和他的奶奶一起生活在仙人掌国西部的棉花糖村。虽然时不时能收到爸爸妈妈寄来的礼物和信件，但事实上小胡安和他们有五年没见过面了。他们一家人被分开了，爸爸妈妈住在邻国，也就是传说中的老鹰国。原先他们在老鹰国工作，小胡安也是在那里出生的。在爸爸妈妈还很年轻的时候，仙人掌国的人民到这里就业是一件特别寻常的事。老鹰国的各个工厂里，巨大的机器日夜运转，生产出灵巧的两栖小汽车、会飞的甜甜爆米花、彩虹做的水果糖……总之各种各样神奇的产品那里都有。面对这些繁重的工作，老鹰国人需要他们的好邻居来搭把手，而仙人掌国的人们也总是乐意帮忙。那时候，在两国间旅行非常简单，只需要穿过那长满大丽菊和向日葵的边境就行了，实在是小菜一碟。

但是最近几年，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老鹰国的新国王决定把这里的仙人掌国小朋友都打发走，却要留下能干的大人继续工作。就因为这样一个荒唐的决定，小胡安不得不和爸爸妈妈分开，两国之间无数的家庭都像这样被拆散了。

空气中弥漫着玉米饼和烤肉的诱人香味。从厨房里走出来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奶奶。老人慈祥地看着小胡安，唤着：

“吃饭啦，宝贝。我做了你最爱吃的——奶奶的招牌菜——菲希达。”

祖孙二人在桌旁坐下，开始吃晚餐。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天当中最宝贵的时刻，因为这会儿他们可以聊聊天，一起看电视新闻。

“奶奶，您瞧”，小胡安小心翼翼地打开父母寄来的包裹，从里面连着拿出好几样东西，“爸爸和妈妈给您寄来了一条裙子，这种料子我在书上见过——是用雨后的云朵织成的。哇，他们给我寄了一双鞋，是有翅膀的那种！只是可惜了，它不是真的会飞，不能带我飞到老鹰国去看爸爸妈妈。”

奶奶笑道：

“我也非常想念他们。不过我相信你会再见到他们的。”

“可是奶奶，到底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能见到呢？”

长到这么大，胡安已经问过无数次这个问题了。他第一次提问是四年前，那时他很奇怪为什么在家里总是见不到爸爸妈妈。奶奶不知该如何对孩子解释，于是对她的小孙子说：

“在你和爸爸妈妈之间有一堵墙——世界上最高、最坚固的墙。等你长大了，能翻越它了，你们就能团聚啦。所以别着急，你多吃点，等着赶快长大就好了。”

从那时起，小胡安就没有停止过“战斗”。

会爬树、会翻矮墙以后，小胡安就盼着和爸爸妈妈赶快团圆，但奶奶对他说：

“还得再高点儿。那堵‘墙’几乎从来没被战胜过呢。”

在“征服”了幼儿园院子里的矮栅栏之后，小胡安还是没像期待的那样见到日夜思念的父母。奶奶的回答还是那一句：

“再高点儿。”

现在我们这位“小战士”已经在挑战更高的篱笆了。有时，就连学校的围墙也被他当作练习的机会。

“今天练习得怎么样呀？”奶奶问道。

“一帆风顺，奶奶阁下。但是您肯定要我说，这墙还不够高，对吧？我知道的。”小朋友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晚饭一边答道。

“是呀，小胡安。你得长得更强壮才行。等你长大了一定会见到爸爸妈妈的，要有耐心。”

就在这时，电视里播报了一条新闻：

“四名擅自闯入者于仙人掌国和老鹰国两国边境被捕。其中三人被警卫队发现时已遭电击，身受重伤，另一位同伙不慎失足坠落，因抢救无效而去世。四人均未成年。据其自述，在‘墙’那里经历的一切是‘可怖、不堪回首’的。”

小胡安意识到，电视里说的这堵“墙”应该就是他要“征服”的目标了。

“奶奶，现在我明白了。要是我能爬上电视里说的这堵‘墙’再翻到另一边去，我就到了老鹰国，可以去找爸爸妈妈了。我知道肯定会很难，但我实在是太想念他们了！”

泪水从老人的眼中悄然滑落。

“我永远都不想让你面对这样的危险。这堵‘墙’是那么庞大的一个怪物，而你还这么小呢。”奶奶啜泣着，神情惨然。

“别担心，奶奶，您没发现我现在越来越强壮了吗？我自己可有信心了。在见到他们之前，我是不会放弃的。”小朋友坚定地保证道。

“如果你坚持要去的话，”奶奶抽噎着说，“我同意你去试一试。但是你一定得千小心万小心啊，宝贝孙子。奶奶真的不能再承受一次失去家人的痛苦了。”

小胡安点点头。他相信自己一定不会让奶奶和爸爸、妈妈失望的。

时光飞逝，如白驹过隙。已经能轻松翻过篱笆的小胡安把目标放在了学校的围墙上，他恨不得一到课间就在围墙那里往上爬。现在的胡安已经比以前壮实了不少，还琢磨出了各种攀爬的技巧，但即使这样，他还是避免不了出现失误。他时常会失去重心，一下子跌落回地面。有的同学因此笑话他：

“别逞强啦，兄弟。你是真以为自己能飞还是把自己当蜘蛛侠了？”

“你清醒点儿吧，胡安。我们好多人也和父母分开了，但是谁也没像你一样着迷了似的，做这种不切实际的梦。”

“要我说，除非老鹰国山姆大王批准，你永远都想翻过边境。再这样下去他们该把你关进监狱了。哥们儿，你可别犯傻了！”

但是胡安没把这些话放在心上，他不会因为追求这个目标而感到害臊。

他没日没夜地努力着。从校园围墙到国家公园最高的墙，处处可见他留下汗水、付出努力的痕迹。寒来暑往，他一步接着一步地前进。天上飘过的每一朵云彩、地平线上方闪烁的每一颗星星都见证了这位小朋友的坚韧。

终于，小胡安觉得是时候了，可以在传说中的“墙”面前展现一下自己的实力了。他做好准备要战胜任何艰难险阻。小胡安花了几周时间，仔细研究地图，给自己制订了很详细的计划。

就在这天，恰好赶上奶奶出门去邻村办事了。借着这个机会，我们的小朋友在桌上给奶奶留下一封信，穿上爸爸妈妈寄来的那双有翅膀装饰的鞋子，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征程”。

小胡安拿出自己攒了很久的零花钱买了一张车票，毫不犹豫地坐上了开往“墙”的公交车。

大轿车发出轰隆隆的声音，行进缓慢，像是害怕靠近目的地一样。它翻过鳄梨山丘，穿过蜂鸟树林，沿着镜花小溪的汨汨清澈水流驶过，总算是开到了终点站。

一下了车，小胡安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这传闻中的“墙”，与其说它崇墉百雉，倒不如说是高不可攀，像极了一个张牙舞爪的大怪物——它至少有二十层楼那么高，上面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带钩的铁丝网。在这“怪兽”的顶端立着尖尖的刺，它们闪着寒光，亮得刺眼。小胡安转头看看四周，又惊又怕地发现，有什么不知名的东西正从乌云密布的天空向他射来目光，像是心怀不轨一般用血红的眼睛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一时间，刮过一阵邪风，裹挟着陌生的寒意和一种金属和泥土混合的味道向他袭来。但是这位小英雄可没有被吓倒，他是铁了心要征服这可怕的“墙”，迈开步子向前走去。到了墙角下，他深深地吸了口气，开始了“战斗”。正当小胡安伸出手要抓住一个突出点、接着向上爬时，他听到一个大喇叭里喊道：

“喂，这里禁止穿越。赶快回家去，不然你会后悔的，傻小子！”

“不！我要从这个可恶的‘怪物’身上爬过去，我要去找我的爸爸妈妈！”小胡安大声说道。

刚在墙上攀登了几步，小胡安突然觉得肩膀和后背一阵剧痛。竟然是一只秃鹰用爪子抓住了他。他被拽到半空中，动弹不得，既不能挣扎对抗，也没法挣脱钳制跳下去。

“只要这‘墙’还立在这里一天，你就别想着能以这种方式从边境穿过去，别做梦了！我们这里不欢迎你这种傻小孩，滚回家去吧。”大喇叭无情地嘲讽道。

秃鹰猛地向下俯冲，把小胡安扔回地面。

受了这样的伤害和屈辱，他委屈地挣扎着爬起来，忍不住立刻往回跑，一直到跑进蜂鸟树林里才停下脚步。小胡安确定周围没有人了，终于哭出了声，憋了半

天的眼泪霎时决堤。好朋友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互相疏远的呢？为什么家人相隔距离明明这么短，见上一面却这么难？“墙”是不能理解这种痛苦的，但是建起这个怪物建筑的那些人也不明白吗？小胡安抽抽嗒嗒，这样的问题在脑海里一个接一个不停地冒出来。也许是太累了，过了一會兒，他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小朋友，醒醒，你在这儿做什么呢？”

小胡安抬起头，眼前是个面容和蔼的叔叔。

“我想到老鹰国去找我的爸爸妈妈，但是他们不肯让我过去。咦，先生您是哪位啊？”小胡安答道，心生好奇。

男人有些腼腆地笑了：

“不好意思啊小朋友，我忘记自我介绍了，我的名字叫华雷斯。我很遗憾你没能见到你的父亲母亲，不过我相信你很理智，没有冒险试图翻过那堵‘墙’吧？”

“我试着爬过了，但是根本没用。再说了，您不觉得我想见爸爸妈妈只有这一条路可走吗？”小胡安问道。

“当然不是啦，这是最无用的办法呀，孩子。你要知道，我们和邻国的人民都是老鹰神和仙人掌神的后代，我们虽然生活在两个地方，却是一家人。是兄弟间的友爱和对彼此的信任、理解把我们凝聚在了一起。但是从几年前开始，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被世界上一些负面的元素破坏了：贪婪、嫉妒、傲慢、固执……现在看来这种力量一天比一天强，越来越可怕了。”

“难道我们再也不能团圆了吗？”小胡安忍不住问道，声音里充满悲伤。

大叔笑了笑：

“为什么不能呢？你要记住，最重要的不是爬过这堵‘墙’，而是大家一起想办法通过努力推倒它。你们这一代要肩负这个重担，要把人们心里的误解彻底击

溃。试试从书本里、从新的目标和实践里寻找答案吧。只要心怀希望，只要你愿意坚持，一定会成功的。现在我要走啦，你也该继续踏上征程了。再见，小朋友。”

叔叔最后一句话还在耳边回响。小胡安揉揉眼睛，醒了过来，发现自己还在蜂鸟树林里。已是黄昏时分，落日的暖暖余辉拥抱着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小胡安这才意识到，刚才的那一番对话竟然是个神奇的梦。

他站起身来朝着家的方向走去，步伐坚定。小胡安心里已经有了那个他自己一直在寻找的答案：“什么时候呢？就快了，就在并不遥远的未来。”

很久很久以前，有个一点儿也不喜欢上学校的小男孩。但是就像所有那个岁数的孩子一样，他天天都得去上学。他沉默寡言。事实上，同龄男孩子们津津乐道的那些东西，全都令他兴味寡然。唯一让他感到快乐的事情，就是制作雕像，这还能有效地帮他无视老师课上的陈词滥调。

他制作雕像的唯一原料是沙子，是从一处只有他自己知道的秘密沙滩挖来的好沙子，只要加一点点水，就能在他手中变幻出任何他想要的形状。有沙子在手，男孩就觉察不到耳边的聒噪和周围来往的人群。或许他只是单纯失去了对时间的感知。好多次他从早上就开始工作，一直到日落时分，黄昏幽暗的光线让他不得不停下手上的活儿：教室里已经空无一人，只有一尊小雕像立在他的课桌上，栩栩如生。然而第二天他就会扔掉前一天的作品，再做一尊新的，日复一日。

有一次，一如以往，他也在小雕像上消磨了一整天。这次做的是在学校花园里见过的一只猫，他采取了不同以往的制作方式。以往他用作品模仿原型的模样，这一次，他则想象在沙团之中，正存在着一只猫，正祈求着他亲手把它从沙团中，从一种不确定的形态中解放出来。当他完成的时候，天色已晚，教室里已经没有别人了。夕阳下，校园里那棵上了年岁的白桦将它婆娑的树影投在男孩的课桌，和桌上那只沙子制成的栩栩如生的猫上。男孩被眼前的景象迷住了。恍惚间他产生了一

种幻觉，好像那只沙做的猫就盘踞在窗外白桦树的高枝上窥视着他。他明白，这次他的作品远胜以往。

男孩把沙做的猫带回了家，轻轻摆在自己枕边。上床的时候，他点起一根蜡烛，望着那只猫坠入了梦乡。夜半时分，他被几下微弱的喵声唤醒。男孩感到某种东西正踩过他被棉被覆盖的身体。他坐起来，看到房间里盈溢着的月亮辉光，照亮了一串从他枕头内侧一直延伸到窗边的脚印：一条沙子构成的猫的脚印。猫正蹲坐在窗边。它抖掉多余的沙，露出了镀着银光的躯体。抑或那银色只是月光的作用？它金色的瞳孔向男孩投去最后一瞥，随即纵身跃下窗台，消失在夜色中。

后半夜男孩一直未眠。他躺在床上看着自己的手，有了一个想法。

第二天，男孩没在学校出现。他去了自己的秘密沙滩，去做一尊比从前的所有作品都大得多的沙雕，一尊他本人的忠实复刻。

他从心脏入手。为了尽善尽美，他首先着手研究。他望向自身内部，认识到心脏是鲜红色的，体积略同于成年人握紧的拳头，以一种稳定的节奏鼓动。之后他闭上眼睛，在脑中感受一种节奏，如同涨落不息的海潮，直至它与那颗心脏的鼓动同起同落，不分彼此。这样，他便理解了心脏的原理。心脏的完成花去了他一个上午。

然后他着手制作躯干、双腿、头颅、生殖器，遵从与心脏相同的制作流程。真正耗费心力的是双手，因为他希望自己这双手的复制品可以与原型一样柔软、灵活、悦目。疲倦一点点侵蚀他，但他坚持着制作。

一切完成的时候，太阳已经西沉。沙子做成的男孩躺在他的主人身旁，眼睑闭合，手掌向上张开，像在等着某个人将其从一场永恒的梦中唤醒，又像是不希望任何人打扰他的长梦，因这梦如此深沉，如此平静。

精疲力竭的男孩一边与持续袭来的睡意对抗，一边努力保持着站立。他注视着他的复制品，他的无上杰作，他的亲兄弟，并等待着月光将他唤醒的那一刻。在一片寂静中，潮汐听来如同海啸，松涛入耳如同巨人的呼喊。

月亮从海的背面现身，冷冷望向两个一模一样的男孩。而他即刻醒了。他慢慢起身，双眼迷离，等待着男孩对他下达指令。

男孩开口了：

“我要跟你交换。从这一刻起，你就成为我，而我成为你。明天，你要替我去学校。你要写作业，要考试，学生得做的你都要替我做。念完了书，你就去找份工作，好养活家人。你会结婚，会有一两个孩子，他们可能一点儿都不可爱。你可能得把一辈子的时光葬送在一份你不喜欢的工作上，在一个不爱你的女人身上。可能你做的大部分事都没什么意思，那些真正有意义的事你又腾不出时间去做。有时候你会对自己的能力充满自信，而大部分时候你只感到自己一无是处。有时候你会得到周围人的尊重，也有的时候所有人都看不起你。你会面对父母的死去，以及一些朋友的死去，甚至是那些最好的朋友。实在不幸的话，你的孩子也可能死在你前头。我们的生活就是被无可避免的苦痛填满，它未必比一只海鸥的生活更美好，一只为了活着而飞的海鸥，或者为了飞而活着，我不知道。至于我，我不会了无意义地活着，这点我打心底确定。我把我的生命换给你，就是为了让你代替我活。不管怎么样，祝你好运。现在，我要躺下来了。我好累，好累啊。”

男孩伸出右手，握住了他的同一只。下一个瞬间，他的躯体颓然崩塌，成了海滩上的一堆沙。海滩上，再一次只剩一个男孩了。他对着那堆沙望了一会儿，抖掉身上多余的沙，倒在地上深深地感受自己的心跳，感受沐在身上的月光，和海的声音。一段时间之后他站起

来，把沙堆填回他挖沙的洞里，回了家。父母心急如焚，他不得不解释了好久才让他们宽慰下来。第二天男孩上学去了，没人注意到异常。

数年一闪而过，男孩长成了大人。他有份不错的工作，一间小而温馨的房子，一个温柔胜过漂亮的妻子，三个淘气却很讨人喜爱的孩子。父母过世的时候，他掉了几滴滚烫的眼泪。孙辈们都令他喜欢，但他们实在太多了，他总记不住名字。况且他根本分不清哪个是哪个。

一天太阳很好，一个儿子陪着他坐在自家院子里。儿子起身进屋去给父亲拿一杯水，回来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轮椅上只有一捧沙。

儿子困惑而惊讶。他感到一种淡淡的悲伤，那种悲伤像是他本该可以理解眼前发生的事情，但他已经忘记了。或者说，好像他曾经记得，但他早就忘记了。眼泪流出眼眶，直到触碰到自己湿润的脸颊他才意识到。他忙用手背擦拭泪水，吃惊地发现，泪滴里正横躺着几粒沙，在阳光下灼灼生辉。

“我在哪儿？我的头好晕。”

当我恢复意识时，眼前只有模糊的光影。我被一束光吸引，走到了光的源头。

“这是什么？”

黑暗之中，我凑近一看。

“啊，原来是面镜子啊。”

面前的是一面满月般圆润的镜子。突然，黑暗散去，慢慢地我开始可以看得清周围的样子。原来我在一个游乐园里。周围堆满了废弃的箱子，破旧的玩具，黄昏降临，环顾四周似乎除了我已没有其他人的气息。视线回到镜子。

“我的脸怎么了？”

镜子映出的是一个大大的熊猫头。

“我变成了一只熊猫吗？”

可是低头看了看，我身子却和原来一样。我穿着带领结的蓝色上衣，黑色的短裤。

“我到底是谁呢？为什么会在这里？为什么除了我没其他人？我应该去哪儿呢？”

寂静笼罩着游乐园。我的左边是比我大很多的旋转木马，因为长时间没有人骑，上面已经积起了一层灰。马儿们经风吹日晒，原本鲜艳的颜色已经褪去了。游乐园中央的圆形喷泉的水已经枯竭。公园里的树木和花草因为疏于管理已经奄奄一息。远处巨大的摩天轮停滞在了空中。最能使游乐园气氛活跃起来的过山车，也陷入了沉寂。我的右边是一架滑梯。

“嘿！既然什么都想不起来，那我为什么不先快活一下呢？”

我迫不及待地爬上滑梯，然后从滑梯上滑下来。但是因为头和身子的不平衡，我跌倒在地。

“呀，好疼。”

我慢慢地爬起来。用手托着的大大的熊猫头，大得让我失去了平衡。为了确认它是不是真的，我摸了摸毛茸茸的脸。看样子我很不习惯这副模样。

我抬起头，眼前是一座红白相间的建筑物。我很好奇，走近一看。建筑物前面是一座小小的红色的售票亭。售票窗锁着。售票亭里面的桌子上是一些散乱的电影票。奇怪的是票上面没有写电影的名字。玻璃大门开着，电影院里没有点灯，走廊被阳光照亮。

“嘿，有人吗？”我喊叫着，看看是否会有人来回答这个可怜的孩子的的问题。得到的回应却是我自己的回声。

有一个放映厅的大门开着，我走了进去。巨大的荧幕上，只有一些模糊的图像。我想沿着原路返回，回到最初的放着镜子的地方……期间我努力想记起些什么，可都是无用功。我又玩起了滑梯，它似乎是这儿唯一一个可以玩的设施。

不知玩了多久，我累了，于是便坐在滑梯上发呆。可是过了那么长时间，天还是亮的，物体的影子也丝毫没有倾斜。我躺下来望着天空。正当我望向天空，略有困意时，天边出现了一颗闪耀的星星。

“终于要入夜了吗？”

可是那颗星星却在快速移动。那不是一颗星星而是一条巨大的鲸鱼，它闪耀着蔚蓝色的光。鲸鱼上有一个
人！

“喂！看得到我吗？嘿！”

我使劲招手以便鲸鱼上的人能看见我。他似乎听见了我的呼喊，鲸鱼也开始朝我这边游。慢慢地那个人的

样子逐渐清晰。是一个女孩子，她扎着马尾，头发乌黑，眼睛大大的，亮亮的。穿着紫色上衣和粉色的裙子。她也朝着我招手。最后，鲸鱼停下来，为了让女孩下来而倾斜身子，她灵活地从鲸鱼背上跳下来。跳到一个又一个的箱子上，就像在下楼梯。然后到了我面前。

“太奇怪了！你为什么长着熊猫的头呀？”女孩笑着说。

“什么？我……我也不知道。但是你不是更奇怪吗？居然骑着鲸鱼在天上飞。”

我并不生气，一个第一次见面的人对我这么说，我自己也觉得我的样子很滑稽。

“我能摸一摸吗？”她露出渴望的眼神。

“当然。”

“哇，是真的，我喜欢熊猫，他们很可爱。”

她摸了摸我的脸，我觉得很痒，于是打了个喷嚏。可是脸却抽搐了好几下。

“哈哈，你真有趣。”她说。

当她平静下来，看了看周围。看上去略显失望。

“这就是你的庇护所？你怎么了？发生了什么？”

“庇护所？那是什么？”我吸了吸鼻涕。

“那是神明们为孩子们造的地方，只有像我们一样的孩子们能到达这里。”

“我们一样的孩子？”

“不快乐的孩子，神明们为我们造了这样一个地方，为了以后我们不快乐的时候能在这里找回快乐。”

“哦，是吗。”我一头雾水。

“你想不想看看我的庇护所，来吧。坐上我的鲸鱼。”

鲸鱼慢慢升上天空，我的游乐园也越来越小。我们飞得很高，游乐园也不见了踪影。游乐园的周围是辽阔无边的云海。不可思议的是虽然已经飞了那么高。我却一点儿也不害怕。

不久我们到了一座纯白的大房子。鲸鱼停了下来。

“来吧，进来。”她拉着我的手，飞速地跑进了白房子。

眼前是一幅令人惊奇的景象：一只海龟从我的眼前游过，成群结队的鱼在客厅里来回游着。海水似乎充满了这个的房子。海洋生物们和谐地在房子里玩耍。珊瑚从墙壁上长了出来。

“真是太美了。”我止不住地惊讶。

“是吧？还有更好看的。跟我来。”

我和她上了楼。我们好像真的在海里行走，我们每跳一步然后就轻轻地落下。

“到了，这里是我的房间。”她很激动地说。

我们来到了一个很大的房间。最吸引我的是房间正中巨大的床。由天鹅绒的红色帘子遮着。

“看，这是我最喜欢的部分。”她神秘兮兮地笑着，似乎她将要打开的是潘多拉的魔盒。

她打开帘子的一部分，登上了床。我也跟着她上去了。床幔里面是与外面完全不同的世界。阳光穿过蔚蓝色的大海照耀着天花板。床幔的顶端可以看见波光粼粼的水面。三条虎鲸在我们周围游动着。眼前的景象如此令人吃惊以至于我都说不出话来。她就像驯养员一样，只是挥挥手，虎鲸们就朝她游来。它们把肚皮翻朝上面，便于她抚摸它们。她用手指划了个圈，它们就有规律的游起来。

“我想当一个水族馆的驯养员。”她很骄傲地说。

“那真是太适合你了。”

她却沮丧起来。

“可是我的父母却不同意，他们想让我去更好的大学。为此，他们给我安排了很多课程。我从来没有时间玩。”

“那真是太令人遗憾了，你的父母让世界上少了一个最棒的驯养员。”我告诉她。

“没错，于是有一天，我翘了补习班的课，去了水族馆。那天傍晚，回来的路上，我跟着从废墟里发出的、柔和的光。然后就到了这儿。”

“我懂了，你不开心的原因就是那个。”

“你说的没错。你知道吗？庇护所是我们心灵的映照……比如我喜欢水族馆，我希望我家变成一个水族馆，于是这里就变成这样了。”

“那我的庇护所呢？”

“这得问你呢。你不记得你为什么会在这儿吗？”

我摇摇头。

“那你知道回去现实世界的办法吗？”

“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我也没有考虑过回去。因为我压根就不知道回去哪里。”

“天哪，这可糟糕了。”

我们同时陷入了沉默。

“我的父母会担心我的。”女孩哭着说

“父母？那是什么？”

“唉，可怜虫。你连自己的父母都不记得了。他们是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是教育我们，给予我们爱的人。”

“但是如果你不开心，他们为什么还要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呢？如果他们不在乎你，你为什么还会在这里呢？”

她低下了头，对于我的话她陷入了沉思。

“嘿，现在这样待着也不是办法。我们回到你的庇护所，去找找看有没有什么线索。这个问题我们直接去问父母吧。”她擦干眼泪，眼神变得坚定。

“我忘了介绍我自己。我叫阿曼达，现在开始我们就是朋友了。”她抱了我一下。

“朋友？”她看起来很开心，我也很愉快，可却不知道为什么。

“朋友就是在你困难的时候会帮助你，而且会和你一起创造美好回忆的人。”她解释道。

“嘿！我喜欢这个词。”我点着头。

我们重新乘着巨大的鲸鱼回到我的游乐园。时间还是没有丝毫流逝。

“看看这里，一切都是那么的令人悲伤。”她皱皱眉头。

她在游乐园里绕了一圈。我坐在滑梯上等她。

过了一会儿，她回来了。

“好吧，我说过庇护所就是你的内心。如果你自己不希望时间流逝。就什么都不会改变。你得试试运用你的想象力。”

听了她的话，我闭上眼睛。开始想着我内心深处希望的，游乐园该有的样子。

突然，夕阳渐渐消失，夜幕降临。路灯一盏盏点起来。所有的游乐设施开始一点一点地运转起来。五彩的灯光照亮了天空。旋转木马转了起来。摩天轮吱呀响了一声，重新转动了。喷泉涌出了清澈的泉水。树木和花草也恢复了生机。过山车的信号灯重新亮了起来。一切的设施都像新的一样。

“看啊，你想做还是做得到的。”阿曼达为我鼓掌。

看着她这么开心，我也笑了。虽然看不见自己的脸，但我想熊猫的脸笑起来应该会十分僵硬。

“我想坐旋转木马。”她说。

她没有等我，跑向旋转木马。选了她喜欢的那匹马。

“你还在等什么？快来呀。”她叫着。

我跳上了一匹黑色的马。

“你的马跑得太慢了，追不上我啊。”她在我前面，转过身来对我说。

我也不服输。

“快点儿啊，马儿，我们追上她们。”

这时，支撑着我骑着的马儿的木杆消失了，黑色小马真地开始跑了起来。追上了前面的那匹马。之后一个又一个，直到追上了阿曼达的马。

“真是神奇。”她指着我的马说。“我希望我的马也能跑起来。”

“那就跑呀。”我说。然后她的马挣脱了木杆的束缚。

马儿们跑了好多圈。最后，旋转木马停下来了。马儿们又回到了它们的原位。

“真是太好玩儿了。你看见了吗？木马们跑起来了。”

她的目光立即又被夜幕里巨大的、夺目的摩天轮所吸引。

“接下来去坐摩天轮吧。”她跑得很快，话音刚落她已经不见了踪影。

我的头很重，这让我不能像她那样跑得那么快。

最后我到了摩天轮脚下。她登上一个座舱。

“快点儿啊，座舱要上升了。”

我急急忙忙地登上正在缓缓上升的座舱。整个游乐园的样子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大张着嘴，看着这幅全景图。

“真是搞不懂，之前这里为什么会那么狼藉。”

我已经想不起来游乐园之前的样子了。

我坐在座位上，望着窗外面的景色。不知怎么的我觉得现在的这幅景象十分熟悉。在我不注意的时候。阿曼达拉着扶手，半个身子探出了座舱。

“哈哈，我在抓星星。”

“阿曼达，小心点，你这么做很危险。”

“没关系的，我会小心的。”

突然，她掉了下去。还好，我反应非常快。我拉住了她的手，将她拉回了座舱。我冷静下来。

“阿曼达，你答应我。下次不要再这么做了，好吗？”

她羞愧地点了点头，脸因为刚刚受到的刺激而变得通红。她害怕得颤抖，为了让她感觉好些，我拥抱了她。当我们从摩天轮上下来，我们牵着手。

“非常感谢你，我感觉好多了。”她说道。

我看了她一眼。突然，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跟我来。”我激动地说。

我们的目的地是前方的过山车。

“我们要坐这个吗？”她问道。

“对，你相信我。你一定会大吃一惊的。”

我们系好了安全带。在倒计时的声音过后，过山车发动了。现在我们可以看见前方轨道的最高点。阿曼达捂住了眼睛。可是，过了五分钟，过山车还是没有到达最高点。她睁开眼睛。

“发生了什么，过山车不动了吗？”她问我。

“不是，你看外面。”

她伸出头去。原来过山车早就脱离了轨道，飞到了空中。

“现在准备好了，我们要出发了。”在我说完这句话之后。过山车迅速向下冲去。在冲击了水面之后。我们潜入了海里。

“哇！真难以置信。我们在哪儿？”阿曼达嘴边冒着泡泡说。

“我们在太平洋下面呢。”我告诉她。

“太棒了！看啊，海豚。”她指着一群海豚。

它们似乎很喜欢阿曼达。不久，海豚游走了。我们又继续前进。过山车快速前进着，到达了一片珊瑚礁。那里有章鱼、海鳗、热带鱼、精致的珊瑚和贝壳。后

来，我们看见了雄伟壮观的紫禁城、四川的熊猫，同样也见到了印度的泰姬陵、迪拜的高塔、埃及的金字塔。

继续着我们的非凡之旅。我们见识了西班牙的斗牛、英国的大本钟、荷兰的风车、爱尔兰美丽的草地。

我们到了北极，观赏了壮丽的冰川、可爱的北极熊。

我们围着自由女神像转了一圈。我们也曾听过墨西哥街头乐队的演唱、喝过哥伦比亚的咖啡、参观过秘鲁的马丘比丘、观看了阿根廷的足球比赛。

最后回到了我们的小小的站台。一下车，阿曼达就不停地说她有多么惊讶。

“我们是世界上第一对乘过山车环游世界的孩子。”阿曼达说。

她激动地拥抱我。

这时，我们听见了别人的声音。我们好奇地互相望着。决定去一探究竟。

于是我们来到了灯火辉煌的电影院。售票窗打开了。

阿曼达拿起了两张电影票。

“李华的生活。这个电影的名字听起来不错，我们进去看看吧。”阿曼达说。

“嗯，走吧。说不定会有什么线索。”我表示同意。

我们找到了最初我进去过的那间放映室。放映室正在放电影。我们找了两个前排的位置坐下。同时电影开始了。

一名大约三岁的小男孩出现在荧幕上，他摔倒了，他的爸爸妈妈将他扶了起来。他笑的很开心。他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游乐园里玩耍。旋转木马，过山车，还有摩天轮。

画面切换到男孩家里，这时他已经有五岁了。他的父母正向手臂里注射着什么，注射过后他们的样子变得

十分放松。渐渐地男孩的父母身体变得越来越差，最后去世了。他们留下男孩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男孩也生病了。

他住在一个小小的村庄。这个村庄医疗设施非常落后。他没有办法治疗自己的病，也没有办法去上学。

有一天，村子里来了一个西班牙人，他把村子里得病了的孩子们召集起来。教授他们西班牙语。孩子们的生活渐渐开始好转。他待他们十分亲切。每天和他们讲故事，和他们一起嬉戏。可是，男孩听到了那个先生说，不久后他们将会被带到西班牙去接受更好的治疗。男孩逃走了，他准备去找小时候父母带他去过的游乐园。在山路上，他失足跌到了一片草地上。他看见了一束光，让他觉得很温暖。他追循着那束光，在光芒中消失了。

“这部电影真让人费解。你懂了什么吗？”阿曼达说着并看向我。

“你怎么在哭？你怎么了？”阿曼达关切地拉起我的手。

“因为我全都记起来了，我就是那个叫李华的男孩。我来自中国四川。”我不能停止哭泣。

“什么？你能记起来真是太好了。但是，拜托了，别哭了，好吗？”阿曼达安慰我说。

过了一会儿，我终于平静下来了，我向阿曼达说了我的故事，我得了艾滋病。我在听到那个西班牙的先生要带我们去西班牙后。我因为害怕逃走了。我不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我之前记不起来是因为我不想记起来。

“我听说过艾滋病，是一种很难治愈的病，对吗？”阿曼达问我。

“是的，其他和我一样的孩子都是孤儿，并且得了艾滋病或是丙肝。”

“这听起来真叫人伤心。”她拥抱了我。

“对不起阿曼达，我可能不想回去了。”我对阿曼达说。

阿曼达看上去很沮丧。她不知道说些什么。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找到办法，帮你出去。”我双手搭着她的肩膀说。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她说。

“你不是说过，要运用想象力吗？我们造一个出口不就好了。”

我们离开了电影院。然后闭上眼睛。我的愿望让游乐园前方出现了一道大门。

我带着她走向大门。要走出大门了，可是她却停下来了。

我不能就这样走，听着，李华。虽然世界上有很多苦难，但是有些事是美好的。你的病会治好的，我们一起出去吧。”

“坚持你的梦想，你一定能成为一个很棒的驯养员的。”李华对阿曼达笑了一下，之后推了她一下。

阿曼达已经在大门之外了，她渐渐地消失在亮光之中。男孩的脸渐渐恢复人类的模样。可是阿曼达却没能看到。

“李华你一定要出来呀！然后来找我，我住在墨西哥的墨西哥城梦之海街101号M楼。”阿曼达地对李华说。但是她只能看见男孩在招手告别。

当阿曼达醒来的时候，第一眼看见的是抱着她的她的父母。他们看上去十分着急，紧紧地抱着她。

“爸爸妈妈，我想成为一个水族馆的驯养员。”她骄傲地说。

阿曼达的父母除了同意已经说不出其他话了。阿曼达已经失踪两天了。警察们在一处废墟里找到了她。

(25年后)

我叫阿曼达，在一个水族馆中当驯养员。我对我的工作十分满意。我实现了我小时候的梦想，这都是因为一个男孩的鼓励。我和父母说过我在孩子们的庇护所时的那段经历，可是谁都不相信我。他们只觉得那两天我只是离家出走了。但是我会一直记得这段宝贵的回忆。

今天我也会精力充沛地去工作。

今天客人非常多，都是来观看水族馆的表演。我像往常一样，比着动作示意海豚们跳出水面，穿过我拿着的圆圈。

表演结束后，我去更衣室换衣服，休息一会儿。一位年龄与我相仿的先生站在了我的面前。

“你好，是阿曼达小姐吗？”他说。

“是的。”我回答他

他把手中的一束鲜花递给我，并说：

“你还记得我吗？我叫李华，我是专程来看你的。”

“天啊！你真的来看我了。”我几乎叫出来并拥抱了他。

他等到了我下班，我们沿着街道散步。

“你现在怎么样了？”

“很好，回来之后我去了西班牙，那位先生帮助我们治好了疾病。我在西班牙学医。我准备明天回到中国，去帮助更多像我们一样的孩子。但在那之前我希望先见你一面。”

“你明天就要走了？”我感觉有些寂寞。

“是的，阿曼达谢谢你，我会想念你的。”他说着并在我的脸颊上亲吻了一下。

我放慢了脚步，想要增加一些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可是他却快步走在了我前面。他将拯救更多的病人，我想他会一帆风顺的。

模拟治疗

罗云薇

这是我来的第32家医院。

几个月来，不明原因的头晕、恶心和身体各处疼痛越来越严重，可是没有一个医生能确诊这是什么病，因为一切检查均显示正常。恐惧像无形的潮水一样向我袭来。

这家医院也不例外。医生看到检查结果第一眼，就说：

“对不起，这不在我的业务范围之内。”

我起身准备离开。

“我给你个条子，你去那边看看吧。”

我又重新燃起了一丝希望。顺着纸条背后提示，我在一楼一个偏僻的角落找到了指定电梯。电梯门关上后，电梯的按钮突然全部亮起，我犹豫了一下，摁灭35楼。电梯不断下沉，而不安丝丝缕缕在我心中升起。它不是向上，而是向下。这也太深了吧。

很快，35楼到了。电梯门打开，映入眼帘的依旧是一家普通现代医院内部的模样。我将信将疑地走出去，开始寻找问诊台。

没走多远我就遇到人了。等等，等等，不对，是半透明的，在飘的，人？魂？所有的，半透明，散发着极弱的荧光？在极度惊吓和疑问中，我后退几步转身就跑。一个穿着护士服模样的魂追着飘过来，用甜美的声音劝住我：

“请问您是从上面来看病的吗？请别害怕，这里是地狱第一人民医院。请跟我来，我为您带路。”

善良的小护士把我带到了诊室，一路上我贴着墙走，看着擦肩而过奇形怪状的鬼魂。黄的，绿的，蓝的，灰的，坑坑洼洼的，缺头少脚的，看得我浑身颤抖。

医生也是半透明的，他看到我的第一眼就下了诊断：

“没什么大问题，就是被魂魄流感病菌感染了，啃噬了一点魂魄，去理疗楼洒洒符水消消毒就好了。”

“等等，您怎么觉得我就是这个病呢？魂魄流感病菌是什么？符水是我想的那个中国道士黄色符纸吗？您是要给我驱邪吗？”

“淡定，淡定，不用那么紧张。这家医院的医生都能看到你的魂体。灵魂会生病，有很多魂魄寄生虫和病菌的，甚至还有噬魂的怪物故意伤魂的。符水是一种提取液。不是中邪，是病菌感染，我们要讲求科学，不搞封建迷信。”

写完病历，递给我一张处方单。

“去吧，理疗楼2楼抗菌诊室。跟着处方单指引就好。不用付钱，有国家医保。”

道过谢后，我将信将疑地往外走，找诊室。

和医生的一番打交道过后，我开始放松下来。像接受一个复杂难懂的物理公式一样接受了这个事实——看起来很有道理的样子，虽然也不懂是怎么回事。这样说来，飘过的鬼魂面色阴沉，大概是满面病容吧。人生了一辈子病，死了还要受病痛折磨。突然觉得死亡好无趣啊。

理疗同样也很顺利，洒过符水后我立刻感觉好多了，头不晕，身不疼，神清气爽。在回去的路上，我遇到一段时间没见的大学同学莉莉。

莉莉大学学的油画。作品很有灵气，人长得比画更有灵气，天赋惊人。毕业两年后和大学谈的男朋友王杰结婚了。而王杰则是面容出众的校草，成绩突出。不管

是他带领学生会策划的精彩公益活动，还是他为女朋友花重金大力气策划的浪漫派对，都让他声名远扬。毕业没几年就当上了公司的技术总监，众人均称此子前途无量。大家都觉得这是现代童话，我也觉得他们会像王子和公主一样一直幸福下去。

但是几个月前莉莉却给我发短信，向我咨询离婚的法务。我还很奇怪，劝了她几句。

现在居然在这里碰到她，还是魂体千疮百孔的她。

“嘿，莉莉，好久不见，你也是被病菌感染了吗？这么严重。”

“好久不见。不是什么病菌，是心理创伤。对了，你能陪我去天使楼做治疗吗？我一个人有点害怕。”

“伤害？你是……”

“是王杰弄的。”

“不可能吧，他……”

“我和你没法聊了。”

她的眼泪簌簌地往下落。

“好啦好啦，不说了，我陪你去。”

女孩子的眼泪真是必杀技，特别是漂亮女孩子的。

在前往天使楼的路上，需要经过一段长廊。我和莉莉边走边聊。问及什么是模拟，她回答我，模拟就是重现生前受到伤害的场景，它能给你再一次机会去改变事情发展的进程，改变受伤的事实。

“那岂不是揭伤疤？”

“因为模拟能够修补伤害造成的灵魂缺损。如果一个灵魂缺损太多，下一世会有先天性缺陷哦。而且缺损太多的话，灵魂状态会变得非常不稳定，有可能变成厉鬼，甚至消失。”

我看看莉莉身上的破碎，大的小的深深浅浅遍布全身，甚至脸上也有。有的地方还非常深，简直都要穿孔了。我心都要碎了，这是什么样的伤害能造成这样的后果。

说着说着，天使楼就要到了。隔着很远就能听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划破长空，仿佛凶杀案现场，走进去就像置身一个遍布巨型野兽的斗兽场，实打实的恐怖电影画风。

而莉莉的模拟诊室也是与众不同，一块巨大的玻璃将大房间分割成两半，旁开一小门相通，一边放着一台像录音棚操控台的复杂仪器和几把椅子，一边则空无一物。除此之外，诊室堪称家徒四壁。

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跟我们打招呼。但很奇怪，他不是半透明的，而是像有着灰皮肤的正常人。在跟我们打招呼后，他和莉莉确认了身份。

“莉莉女士，逝于2018年9月9日，因被丈夫用红酒瓶扎伤，失血过多而死，没错吧。”

“是的。”

我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什么？什么？

莉莉和医生商量好一些细节后就着手开始了。时间回到2018年9月9日晚7点50分。玻璃对面投影初始化，一张长桌渐渐浮现，上面摆着美味的食物、蜡烛和一束花，对着摆放两套西式餐具。所有的人与物件都是非透明的，有影子的。这景象太过于真实，对面仿佛仍处人间。

王杰紧紧地抱着莉莉，贴着耳朵，对她说绵绵密密的情话，把她比作心肝，比作天上的星星，比作地上的玫瑰。又走过去把新买的奢侈品拿来，塞给莉莉。可是莉莉仍然一言不发，黯然神伤。

“宝宝，我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会打你了。你相信我。你上次去妇联那里告状，我不就轻轻拍了你一下吗？怎么这么记仇？”

接着王杰开始数着他这些年为莉莉送了多少东西，做了多少感人的事情，细到两个月前的餐馆账单金额，两年前用冷水洗澡等故事。我听着感动，又觉着一丝古怪。

“我都是为了这个家好啊。你知道今天警察来咱们家的时候我有多生气吗？如果他是我，他看到自己的女人和别的男人偷情，会不会把你铐起来，嗯？宝宝？”

莉莉听到这话便立刻反驳到，之前就重复了很多次只是师哥，在一起讨论新接到的商业壁画订单。

“但是你报警了，你想抓我，想把我关起来，想害我啊。你怎么这么歹毒。”

王杰的呼吸开始急促起来，像是越想越生气。兜头就给莉莉一巴掌，力气大得直把莉莉从椅子上扇下去。但这样仍不能让王杰冷静下来，他开始对莉莉拳打脚踢。我惊得直接站了起来。拳头像雨点般落在莉莉的背上、胸上、腹部和腿上。莉莉想要站起来，但是被大力气的丈夫踢得在地上翻滚。

王杰边打边开始细数她多少次没有在家好好做饭，成天跑到外面去和野男人厮混，画乱七八糟的东西丢人现眼。他明明已经计划好了，男主外女主内，回来就有美味的饭菜和整洁的家。可是她不听话，不贤惠的妻子娶回来有什么用？不遵守妇道的妻子就要受到惩罚。莉莉像是要气笑了：“这就是你定的标准？我没达到就要受到惩罚？”

王杰很理所当然的样子，宛如陈述宇宙定理。

莉莉笑了：“我真后悔嫁给你当保姆。Loser。”

这句话显然激怒了王杰。莉莉被揪着领子摁在地上，骑在身上打。丈夫开始打红了眼，打得不过瘾，站起来在客厅里着急地兜圈子，巡视有什么工具。他看到桌子上的红酒，便抓着红酒瓶往莉莉抡，可莉莉躲开了，酒瓶磕到地上，碎玻璃顷刻飞溅，红酒洒了一地。王杰就用剩下的半截往莉莉身上扎。

“真应该用烙铁，给你身上都烙上婊子，王杰的婊子！”

玻璃的锯齿刺破皮肤，在雪白的皮肤上刻上一个一个红色印章。王杰却好像是玩到新玩具的男孩，饶有兴味，笑容天真，嘴角慢慢咧到耳根，动作也越来越快。

我看不下去了，冲过去开门，企图救下莉莉。医生在我后面喊：

“停下！没用的！”

可是我已经跑进去了，我想要推开那个魔鬼。可是我冲过去了，像一个鬼魂，径直穿过了他们的身体，惯性让我穿过了椅子、桌子、食物和花瓶。

我怔愣在原地，看着自己的双手，难以置信。

而王杰仍在继续。我就看着大朵大朵的芍药花在莉莉身上蔓延，从背部、腹部，到臀部，一寸寸，一厘厘，花朵如泡泡般破灭了，只留下一块块红色的水印，顺着身体流下，融化在地板上的红酒地毯里。

而我什么也做不了，就只能这样看着凶杀现场。脑子里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一个想法——“我也是凶手，我杀了莉莉，我也杀了莉莉。”

突然，眼前一切都消失了，只剩下眼神哀伤的、最初看到的那个灵魂满是伤痕的莉莉在我眼前，对我说：“出去吧。”

我出来了，医生很无奈：“我就跟你说没用的，这是她记忆的投影。”

“那我要怎么帮她呢？”

“你当初什么都没做，那今天就什么也做不了。”

“那其他人呢，总会有人当初做了什么。”

“如果当初有人真的做了什么，那她今天也不会在这里了。”

我噎住了。

医生对着话筒对里面的莉莉喊话：

“莉莉女士，我们继续。请您要记住，要改变这个结局。窍门在于勇气、信念与爱，好吗？”

于是，刚才的情景又再一次重演。对话也别无二致，王杰还是对莉莉报警感到很生气。但是看得出来，虽然很害怕，但莉莉想办法换了说辞，更委婉了一些。

王杰察觉出她的态度没有变，屠杀重演。

第三次，莉莉对报警的事情道歉了。不可理喻的退让使我相当生气，但是没有办法，暴力之下弱小的人为了保命总是要退让。可是在师哥的事情上，因为是子虚乌有的事，莉莉没有承认，于是悲剧重演。

第四次，莉莉对报警抱歉，承认了师哥的事情，王杰认为莉莉果然出轨了，当场暴怒，打杀继续。

我在外边看着揪心，可是医生不断提醒我这就是一场模拟，我什么都做不了。看着莉莉一次次退让，每一次痛苦的呻吟，每一次因疼痛的脸部抽搐，甚至每一滴泪水，我都觉得感同身受，我在经历一场心灵与肉体的暴力。但是，我当初什么都没有做。

当王杰揪着莉莉的头发把她的头撞向墙，他用力地踹莉莉，用碎红酒瓶扎她，我觉得他的每一股力气都有我贡献的一份。我当时可以算是不知道事情的真相，但是那几条呼救短信我确实收到了，我不是不知者无罪。

应该说，所有人都不算不知者无罪。

我是帮凶。我也是凶手。我也杀了她。我杀了她。在极度的痛苦中我恍惚觉得自己的双手也沾上了血。这不是她的模拟，这是我的酷刑。

玻璃的一边，是痛苦的莉莉和疯狂的王杰；玻璃的另一边，是哭泣的我和冷静的医生。他只是在每一次模拟的间断中提醒，要记得改变结局，要记得勇气、信念与爱。

我不禁问他，面对这样的画面，他怎么能这么冷静呢。

“这样的模拟我经历了成千上万例，这个还不算严重的，很普通罢了。这栋楼里除了家暴，还有校园暴力

的、性侵的、虐待的、奴役的，等等等等。不得不说，你们人类的花样可真多啊，狱典都甘拜下风。”

我又噎住了。

“那，我什么也做不了，模拟也是假的，改变不了什么，它还有什么意义呢？心理安慰吗？”

“告诉受害者，不是没有路了，总会有好的结局。还有，模拟中修补的伤口会转移到施加者身上，留下一模一样的伤口。这刚好也是因果轮回的一部分。”

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莉莉一步步退让得越来越多，向王杰所有不满意的事情道歉，转变话题，柔和语气，装出一副开心的样子。但是到了第十二次，暴力依然上演。医生安慰我：

“要有点儿耐心，之前还有人试了一百多次，最后也成功了。”

次数太多，莉莉也麻木了，不再紧张，眼睛却也没有了神采。说着上一次摸索出来对的台词，哄王杰开心，为了不被打死，改变结局。一次次摸索就像在寻找一个游戏通关秘籍，Game Over意味着死亡。但是什么才是通向存活的办法呢？

医生只是在重复：

“改变结局。记住勇气、信念与爱。”

“信念是代表相信希望吗？可是勇气与爱会冲突啊？反抗他与爱他在矛盾。”

“错了，是爱你自己。”

第十五次，第十六次，第十七次……终于有一次，莉莉经过一番道歉，转换话题，媚笑撒娇，王杰终于说：

“宝贝，没关系。知道错了就好。但是如果下次，我可饶不了你。”

成功了！晚餐继续。

莉莉说要去厨房拿一个碗。再来时，手上提了把菜刀！而王杰背对着厨房的方向，浑然不知，优雅地叉起

一块肉，放入口中。下一秒，他的后脑勺上插着那把菜刀。他瞪大的眼睛还没来的及闭上。

“啊————”

莉莉拎着菜刀在王杰身上狂风暴雨地劈砍，每一次都仿佛用尽全身的力气，像是在战场上的士兵，与侵略自己的敌人厮杀，赌上所有的力气，不是你死就是我亡。顿时血肉飞溅，丈夫变成碎肉，场面极其血腥。

莉莉边砍边发出嘶吼的尖叫，似乎是从灵魂深处呶出来的尖叫，却撕裂听者的心，像刀子开刃的一面来回刮着骨头。一声又一声，渐渐地又听着畅快、解脱。声调降下来，仿佛又是一个新生。

我突然理解，来时听到的喊声不是魔鬼，是被扔到深渊底下的天使，被逼到极限发出来的呐喊。地狱空荡荡，魔鬼在人间。

在莉莉复仇时，医生在控制台上调整各种按钮，玻璃的对面便释放出白色的气体，沾到莉莉身上时，便闪着光填补缺口。

医生没有说再来一遍，这个场景算是完成了。

“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吗？”

“你觉得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没有了。

切换到下一个场景。莉莉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反抗意识的觉醒，砍人杀红了眼的热血还没褪去。面对一切不公平的指责直接回骂开打。

“今天的饭太难吃。”

“那你为什么不做，把所有的家务都丢给我。”

上菜刀直接砍。

“你和那个男的眉来眼去的，什么关系？”

“一个问路的，凭什么打我。”两人互相殴打。

“你要离开我，我就去杀了你爸妈，所有人都别想好。”

“那你就去死吧。”莉莉随手抄起来一件东西就打，找刀子捅死了王杰。

场景一个一个地往回倒。不得不说，男女的体力还是有差别的。莉莉刚开始是由于第一次爆砍丈夫的惯性，整个人处于激愤状态获胜。多来几次总会撑不住落败。后来，莉莉干脆不争执了，察觉到有家暴的苗头，马上冲出家门去。王杰不敢追出门去打，因为他在众人眼里还是温柔体贴的丈夫形象。

“我累了，我不想再见到这个人渣了。”

医生回答：

“已进行模拟次数为15场，剩余身体暴力次数92次，言语暴力280次。请问您还要继续吗？”

“不了。”莉莉顿了一下，想想，说：“我还有未了的心愿。请帮我倒带回到婚礼宣誓的那一刻。”

投影里出现了婚礼宴会，聚光灯打到穿着黑色西装的王杰和大裙摆婚纱的莉莉身上，背后高至天花板的玫瑰花墙在黑暗中依旧雅致，散发香气。在优雅的钢琴声陪伴下，司仪提出了经典的誓言之问。

王杰说：

“我愿意。”

莉莉说：

“我不愿意。你不配得到我的爱。你也从来都不会履行誓言。我不会嫁给你，永生永世都不会嫁给你。”

“请帮我倒回到我们在民政局签字的那一刻。”

两人坐在桌子前，准备在文件上签字。莉莉停下了，丢下笔撕掉纸，转头就走，脸上是比阳光更灿烂的笑容。

“请帮我倒回到，我第一次遇见他的情景。”

在图书馆的门口，年轻的莉莉第一次遇见了这个帅气的男孩。雨水阻挡了莉莉的脚步，这个男孩拿出伞，表示愿意搭她一程。

“不了，谢谢，我自己走。”莉莉用书包挡着，径直冲向雨中，没有回头。

后记：在回到地面上后，我打听得知，由于王杰实施暴力致人死亡且证据充足，法官认定王杰具有故意杀人意图，判处15年监禁。

安东尼奥是一名临近毕业的大学生。他跟你我一样，有着许多的优点和缺点。而他所谓的“成绩”自然都是父母刻意培养出来的。与天底下所有父母一样，他的父母也希望他能够出人头地。结果就是，在父母的监管之下，安东尼奥就像是温室里的花朵——尽管无比名贵，但也无比脆弱。他对未来一筹莫展。

最近，随着就业压力与日俱增，不知从哪里流传起了这么一句话：“毕业即失业”，一时间搞得人心惶惶。究其原因，是因为许多学生们就仿佛傀儡一般，盲目听命于他们父母的指令，只知道填鸭式地学习书本知识，这导致了他们只知服从，缺乏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一天，正当安东尼奥在宿舍里悠闲地玩着手机时，他的室友何塞突然问他：

“小东东呀，咱们要不了几个月就得毕业了。你对你的未来有啥规划吗？”

安东尼奥放下了他的手机，挠了挠头，说：

“嗯……可能毕业之后我就去找工作吧。”

何塞回答道：

“但你得知道，每年都有大量大学生劳动力涌入市场，市场对于我们这种普通人才的需求已经接近饱和。而且如果专业形势不佳，就业更是难上加难。所以为什么不去攻读研究生呢？更高的学位往往意味着更好的就业机会，不是吗？”

安东尼奥也意识到了这个严峻的情况，斟酌道：

“嗯……你说的也有道理。那我也应该去攻读研究生呢。”

何塞却又摇了摇头：

“但是现在的大学生们基本都抱有这种想法。而且就算有了研究生文凭，就业情况依然不容乐观。你看，现在各大院校都在不断扩招，研究生的学历也在不断贬值，现在远没有当初那么硬气了。如今市场上所谓的‘人才’有那么多，谁知道哪个有真才实学呢？”

安东尼奥不住点头：

“没错没错，很有道理。照这么说的话，看来只有博士学位才算的上是最可靠的敲门砖了吧。”

何塞蹙眉：

“你以为博士学位是动动嘴皮子就能轻而易举获得的吗？你可别忘了，光是咱们学校就有不少老师还在读博的路上挣扎呢。他们的论文不只一次地被驳回，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说不定有的人终其一生都拿不到这份文凭。就算经过千辛万苦熬到博士毕业，但那时候你的岁数应该不小了吧？那样的你真的还有年轻人那般的热情去尝试错误、去承担风险吗？更不用说，那时你也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了吧？如果把婚姻和事业一同摆在你的面前，你真的能毅然决然做出选择吗？”

一连串的问题让安东尼奥心情压抑，难以呼吸。

但是何塞在连续发问之后，只是耸了耸肩，转过头继续玩他的电脑游戏了，只留下一脸迷茫、欲言又止的安东尼奥。

入夜，安东尼奥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脑袋中五花八门的想法让他头痛欲裂、焦灼不安。

在三天三夜的煎熬后，顶着黑眼圈的安东尼奥打算回家征求父母的意见。

“父亲，我是学金融专业的。你觉得我毕业之后，可以去银行工作吗？”

父亲点头示意：

“这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我想问你，如果在银行工作的话，你打算从事哪份职业呢？会计，顾问，还是客服？”

“没想过这个。”

“如果成为客服的话，你每天都得起个大早，和天南海北的客户进行沟通，还得忍受有着各种奇怪口音和各种素质的人，到手的工资可能也少得可怜。不是我不信，但像你这种普通学生，可过不了这样的苦日子。”

“至于说会计的话……虽然我知道你也有会计证书，但是比你优秀的人比比皆是，未来的竞争压力可不小，更何况，你只是个初出茅庐的菜鸟。那些拥有高学历、工作经验丰富的人才，都挤破头地想进大企业大银行，哪里又能轮得上你呢？你想要成功，可谓难上加难。”

“而且，我想问你，如果你未来的薪水很低，你又如何养家糊口呢？让你的妻子养活你吗？”

在一阵沉默之后，安东尼奥轻声回答：

“如果我去自主创业呢？”

“创业？你可别开玩笑，就凭你这么个毛头小子，还不如老老实实待在家里，免得在外面作贱我们辛苦挣来的钱。你就别异想天开了。”

“爸爸，你总这么说。可是，为什么我们这些年轻人不能去闯荡呢？”

“闯荡？当然可以。但是只有那些历经沧桑、高瞻远瞩、世事洞明的人才配去闯荡！而你？一个愣头青罢了，只会沦为别人的玩物！哦对了，说到年轻人你倒提醒我了，以后少和你的狐朋狗友、各种社会人出去鬼混，知道吗？”

旁边的母亲看不下去了，打断了父亲：

“哎呀，老公，别打击咱们孩子的积极性呀！如果他实在一事无成，我也愿意养他一辈子的！”

“胡言乱语！年纪轻轻的小伙子怎么可以啃老？”

母亲也被父亲的暴脾气引燃了，朝丈夫吼道：

“我愿意去养他一辈子不行吗？！我乐意！”

父亲也上了火：

“你在说什么鬼玩意？如果他敢在家里混吃等死，我直接宰了他！”

安东尼奥赶紧劝父亲：

“爸爸，不是你刚才说，不如老老实实待在家里……”

父亲狠狠地抽了安东尼奥一巴掌。

“你还敢反驳你老子？我所说的这一切还不都是为了你？你以为你在和谁讲话呢？听好了，你现在就去专心备考研究生。现在不读个研究生都拿不到高工资，明白吗？”

安东尼奥想起了何塞所说，回答道：

“爸爸，研究生也不意味着高收入……”

“你懂还是我懂？你看看我和你妈妈，我们就是因为当初没好好学习，才吃了没文化的亏！我们毕业后只有给人打工的命！所以我没有足够的钱给你提供好的生活品质！”父亲看着宛如惊弓之鸟的儿子，斩钉截铁地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不努力的人只有灭亡！”

安东尼奥害怕地连连点头。

父亲非常满意儿子顺从的表情，语气缓和了下来：

“儿子，希望你能理解我的苦衷。你也知道，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盼着你好！以后的日子里，你不要忘记考导游证、驾驶证、教师证。还有，每天都必须去图书馆充电，学习更多的知识来丰富自己。哦对了，你也得努力成为学生会干部。嗯还有，你得多出门，了解如何和各式各样的社会人打交道……”

安东尼奥不解，有些局促地问：

“爸爸，你布置的任务太多了，我毕业论文还没写完呢。此外，您之前也说了，叫我少和社会人接触，但是你现在却……”

父亲又狠狠抽了儿子一巴掌：

“闭嘴！任务多你不会自己去安排调整吗？长这么大了还不会辨别是非曲直吗？别像个三岁小孩一样，啥都不懂只知道问。”

安东尼奥垂下脑袋，低声咕哝：

“但是我只是……”

“丢人现眼！给我滚蛋！”在父亲的咆哮声中，安东尼奥唯唯诺诺地走开了。

父亲看着儿子的背影，点燃了一根香根。叼着烟的他扭过头，望着妻子：

“老婆，你说，我所做的一切，难道不都是为了咱们儿子吗？长江后浪推前浪，这句话难道不对吗？这个孩子啊，还是太幼稚了，得多学学我呢。”

妻子揉着自己火辣辣的脸颊，默默地点了点头。

尽管安东尼奥无法赞同父亲刻板迂腐的观点，但他只敢在心底默默抱怨。然而无论如何，他都忍不下去了。如果总是一味地顺从父亲，那么自己肯定无法获得真正的快乐与自由！他要去闯下自己的一片天地。也许自己真的太年轻、太幼稚，以至于无法理解这个复杂的世界，但是他还是决心趁自己还年轻，有奋斗的激情，去闯上这么一遭。

第二天，父亲敲了敲儿子的卧室门，但里面久久没有应答。紧张的父亲以为儿子出了意外，赶紧打开了门，却看到空无一人的房间，与桌子上的一封信：

父亲，

请允许我的不告而别。一直以来，您和母亲都是我最尊敬的人，但是这次，也希望你们能尊重一次我的选择，让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冒险。的确，我还太年轻，理解不了这个未知而又凶险的社会。但是，不跌倒又怎么能学会爬起呢？父亲，也许您不会原谅我，但是在此

我向您发誓，我会尽我所能去实现我自己的梦想，让您为我骄傲！不用担心，无需挂念。

读完这封信，父亲潸然泪下，但他还是保持镇静，尽管儿子的决定让他不安，但最让他心慌的，是他的不告而别。

另一方面，对安东尼奥来说，白手起家绝非易事。

在他朋友的支持下，他获得了一份靠谱的工作，也及时完成了学业。

当他正式进入竞争激烈的职场时，他已经有了足够的阅历与工作经验，这让他成为了更高职位的候选人。自始至终，他都没有放弃努力，全身心地为梦想付出心血。就像是做梦一般，不知不觉间，安东尼奥已经是一家知名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这一天，事业有成的他，去和父母团聚。父母热情地欢迎他，给了他深情的拥抱。

“我的儿子……”父亲刚刚张嘴，就被儿子打断。

“爸，对不起”

父亲连连摇头：

“不，你没有什么要道歉的。该道歉的是我，一直以来，我都太迂腐、太自大了。我只知道关注鸡毛蒜皮的琐事，一味地否决你，忽视你的感受。我忘记了你的命运该由你自己主宰。当初你离家的时候，我就已经懊悔不已。”

“如今，凭着我自己的努力和敬业的态度，我已经实现了我的梦想。但是我亏欠你们的还是太多，因为你们是生我养我的人呀！你们对我的爱与关怀，才能让我感到幸福！”安东尼奥突然顿了顿，继续说：“其实今天，还有一件事。我想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想共度一生的姑娘……”

父亲母亲相视而笑。

0

今天18:00 ([点击此处以修改时间格式](#)) 在大学里 (你想在“今天, 18:00, 大学里”预定一个日程吗?), 章立早被带走了。太可怕了。他突然发疯, 拿出一个锤子砸教室里的机器。然后他又去别的教室砸其他机器, 直到警察来把他抓住走。我不懂这是为什么。三个点。不, 我不是要文字, 而是。哎, 算了。他这几天好像的确有点不太好。说是他会被送进精神病院。最好不要吧。我不知道。我会想你的, 立早。

本文的语音转写功能由“语助手”提供。语助手, 您生活的人工智能语音助手。

1

今天教室里装上语助手的新设备了, 可是我对此毫无好感。之前有新产品的时候, 这家公司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鼓吹他们的产品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么样的便利。可是, 如果我们必须要去学会它们的规则来使用它们, 那么所谓的“便利”从何谈起呢?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同时也是最后一次——打开手机里的虚拟助手时, 我跟它说:

“那个，我下午有课，你或许三点可以叫我一下，哦，三点半好了，不然我会很困。我也不知道，你觉得什么时候合适？”

虚拟助手变成了一个圈，在屏幕上转啊转，就好像我刚问了它本文作者什么时候还会再长个子，或者怎么样对李木子表白比较好——她那时就坐我旁边呢。尴尬地盯了它转了二十秒后，我忍不住骂了一声，木子也忍不住笑出了声。她笑得真好听，我差点没跟上她紧接着说的话：

“你得说的明白点啊，立早。如果在一个意思上绕弯，不停地讲，助手不会听懂你在说什么的。”

说完她就温柔地对着手机命令道：

“三点钟叫我。”

“可是我会犯困啊……”我嘟哝着，有点儿不满。

不知道是因为三点太早了，还是因为虚拟助手为了挖苦和看不起我，很快地回答木子说：

“好的。”

我可一点儿也不好。也就是在那时，我打算永远抛弃这个不忠的助手。

木子身上哪点我都爱，除了一点——她是语助手的狂热粉丝。她会写诗，写起诗来就是个人肉字典。但是每当她跟助手聊起来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只会说几句话的猴子，还是打算用这有限的几句话来训练其他猴子的那种。毕竟给助手念诗就相当于喂它吃屎——你得用助手听得懂的方式讲话才行。比如说，你得跟它讲“给佩德罗打电话”，而不是“我想和佩德罗聊天了”。虚拟助手设计出来是为了听外在，而不是听内涵。

我觉得，现在这些新技术无非就是在反人类。我很喜欢木子，但是我不敢向她表白——也许是太自卑了吧。有人建议我网上表白，也就不用面对面了，但是我实在是受够了只传达文字外在的聊天气泡，神态、语

气、好听的笑声，则被一概抹去。要是一个人只把自己的爱情建立在网络世界里，还怎么能感受到血管中荷尔蒙分子在焦灼和喜悦的催化下迂回前进、相互碰撞而造成的奇妙的化学反应呢？

今天也是同样的道理。教室里装上了语助手的新设备，一个男的站到大家面前开始他唾液横飞的演讲。

“从今以后大家就再也不用发愁上课讲的没记下了。”他说，“每节课结束的时候，会自动生成一段老师课上语音的转写，发到大家的邮箱上。大家都能轻而易举地找到课上没听太懂的地方。”

他的演讲很烂，但全场掌声雷动，当然也包括我的暗恋对象。好吧，或许未来我也会用这个产品，但是对其意义我还是存疑：什么时候开始，课堂不再是一样自然纯粹的东西，而可以被数字化处理了？

我不知道。不管能给我的生活带来多大便利，我也不会真的信任语助手。

2

我是对的。我果然一点儿也不能信任语助手。今天我说了罗老师的坏话。好吧，也不是骂他，就是小小地吐槽一下。上完他的课后，我一边翻看发过来的转写，一边冒出了这样一句话（殊不知这是后来一切的根源）：

“你不觉得罗老师太死板了吗？”

“还好吧。为什么这么说？”木子笑着说

“很死板。上课就知道念书本。我跟你讲，这些大爷都没什么想象力了。”

十分钟后我已经在死板老师的办公室里了。

“章立早同学，你好。也没什么别的，就是问你一下对我的课有没有什么意见。你们都知道，我总是需要你们给我一些反馈。”

他的眼镜镜片好像把世界上所有的光都聚焦到我的脸上，好烫。我有点儿恍惚，含糊地回答了他几个没有，就走了。我永远不会忘记他送我出门时深不可测的目光。

可是就短短的十分钟……谁会听到我说的话然后打小报告给老师听呢？

不可能是别人，就是语助手！我就知道，什么便利生活，代价原来是被监视的生活！没错，看似美好的东西，背后竟然如此龌龊，教室里的机器不只听老师的讲课，还会处理同学们说的话，然后返回给老师。我惨了！每个人知道，惹谁也别惹罗老师。奖学金、出国交换、评奖……什么事都会经过他，他只消皱一下眉头，你就可以跌入地狱。

冷静，立早，冷静。首先，不要把这个事讲给木子听，讲了她就会觉得你又怂又傻，然后远离你。再说了，为什么不能是巧合呢？完全有可能啊！但是……

我不知道。这个世界正在一点点变得疯狂。

3

我觉得我再也坚持不下去了。我差一点点就要发疯了。

我卸载了我手机上所有可能和人工智能有关的应用。在校园里我竭尽所能不说话。但是再怎么谨慎都不为过。不管我去哪里，都感觉有一个看不见的语助手在等着抓住我说出的某句话，并让我付出代价。每一分每一秒，我都极度紧张，高度警惕。

这一切都写在我的脸上。木子已经问了我几千遍我是不是病了。谢谢你关心我，木子，但是在这种时候，能够安慰和拯救我的只有我自己。

另外，我唯一清楚的是，能够扮演上帝的绝不应该是语助手，而应该是人类自己。

4

嗨，木子。我发了疯。也许你吓得不轻。对不起。这是我第一次用转写的功能。这里没有笔。（点击可以查找离你最近的文具店）好像语助手在慢慢成为我们国家的统治者呢。刚才它效果很差。因为我讲得太快了，它没跟上我。傻*机器。总之，木子。但愿你能看到这段话。因为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还能回大学。我不知道我之后会去哪里。但是有些事情你得知道。木子。我一直都是一个很羞涩的人。然后。时间到了。不要。给我。不要抢走。我还没说完。这个怎么关啊？（谢谢您的使用，再见。）等一下，木子。不要。木子。我。

本文的语音转写功能由“语助手”提供。语助手，您生活的人工智能语音助手。

目录

一种语言连接两种文化 罗莎·贝尔特兰	7
西班牙语编织的中国梦 吉列尔莫·普利多·冈萨雷斯	9
第1名 飞机上的长梦 王越	15
第2名 去见莫莫 杨芊	21
第3名 边界 曾乐怡	27
优秀作品	
万火同源 朱致辰	45
墙 林宜家	53

沙之子 李若宇	61
孩子们的庇护所 罗明慧	65
模拟治疗 罗云薇	77
望子成龙 季鑫昊	89
自然语言处理 冯嘉玮	95

《篋中文字——全国大学生西班牙语故事大赛》由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文化传播局文学部以及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驻北京外国语大学代表处（UNAM/BFSU墨西哥研究中心）编辑。于2019年9月21日在墨西哥州梅特佩克区圣·杰罗姆·奇卡瓦尔克新区二月五日路2309号的Gráfica Premier有限公司的工作室完成印刷。首印500册，用纸：文化纸90克，字体：宋体12号字以及9号字，胶印。本版负责人：玛尔塔·桑托斯、罗莎莉亚·查韦莱斯、崔燕、彭歆叶、赫苏斯·门多萨、巴布罗·梦多萨及埃德蒙多·博尔哈。

